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會

四明寺沙門攝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施度量境部篇六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惡著慳惜菩薩見比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言縱令實說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言不得財寶亦如是

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若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眾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二 會
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

若有眾生求毒火刀酒煤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愆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求索我之身今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

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余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躡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踏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腳踏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迴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三 會
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

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舍亦無量報乃至成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尊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樂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簡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恭敬之殊悲是貪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眾生見他聚集作

法苑珠林卷上

第羅

會

卷

諸福業但未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眾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

一財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万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

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僧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非敬等心而施得福如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雜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四無二
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

法苑珠林卷上

第五

會

之巽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隨即持此巽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巽往奉衆僧彼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

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慈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思愛心施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經論也

相對部第八
迷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田勝財多如童子施上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賣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賣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等

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家得福如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珍寶物施衆得福甚少
下可知

法苑珠林卷上

第六

會

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貪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常多樂施得福增多
下二可知

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者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為施多得福少何謂施少得福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為施少得福多何謂施少得報少者以憍貪惡意施凡道士兩俱愚癡是故施少得福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廚膳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報亦多

第五潔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二法 會 疏

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為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為二俱清淨

餘句可解

財施部第九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少如法之財得福彌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眾生故三置羅機網不以施人惱眾生故四刁杖箭不以施人害眾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洩唾膿血汗食不語 如法不應棄者謂不茹食雜行不實食不酒飲雜行如是和合不如法者句以施人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九法

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并負重鞭策騎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懷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憍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纏絡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万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憍鬼神中作鳩鵲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愎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愼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如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主官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憍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刹轉勝 又優婆塞經云若憍者屬得物以施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九法

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痛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痛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訛替競興廣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為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為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摠撥妄生譏謗扣邊前福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慧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一經月無倦嬰兒若閉乳母欲何為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彼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眾音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為五一

者施遠來人在施者上二者施遠去人在受者上三者施

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

蔬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

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

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

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

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

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

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

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

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

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

內施若為食吐眾生食已吐施是名

內外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

施有二種一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

身布施譬如有入為衣食故繫屬

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

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眾生為滿足

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

布施二隨他須支節等一切施與

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

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

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

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

於眾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

與若於眾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

則盡施

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

慧何等為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

書寫經二種種杖飾莊嚴妙座以施

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

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

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

為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

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

等無瞋無恨不好評訟又不喜評訟

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

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

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

施所須無之

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

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

名為惡

若為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

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

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

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

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

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

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

若給妻子奴婢衣食常以憐愍歡喜

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

倉中多有鼠雀雀犯暴穀米常生憐

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雀因我得活念

日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

量

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陀羅尼

七覺華故

若以香施具戒定慧惠塗身故若以

果施具戒成就無漏果故

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

若以衣施具清淨色除無慚愧故

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

性故

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

神通故

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

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

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
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
舉身施與心無吝惜為得無上菩提
度眾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游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眾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聾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眾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布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眾生真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

◎法苑珠林

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
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
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
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
摩訶薩為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
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為滿足陀那波羅蜜多故於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顧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多不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語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嘗服蘇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蘇服

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
器皆空復趣泉河皆枯渴如是處
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
衣擊樹捨之還來至其明且以狀白
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
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
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渴竭心懷
憂補謂其命必終必極餓鬼等語佛所
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
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
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
中常行淨水經三萬歲即便命終在
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
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遺值
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繞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菴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擲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為堞著於菴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拈菴中土名為堞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

第七一冊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六

會

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瑟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眾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持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斷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眾僧食訖此婢墮地糞埽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眾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健及其女右于尋常急奉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拳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為摩手手即自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有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耶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無窮盡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官人於糞埽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以此善根得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七

會

王家以為王女緣昔一錢布施眾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閻嶠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貪吝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每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實食我今持以布施眾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祝願上座不聽自為祝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我得果報將食出分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善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夫人止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八

會

令著大小相稱千乘万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今當知彼僧便為於我有大恩思即白王言我先廝賤王見洗拔得為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祝願不自祝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為祝願今載珍寶不為祝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介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為我祝願今載珍寶不為祝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我言高是以我今不為祝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

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情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詭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常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遠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為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

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沃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麩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搏麩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狀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公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祝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未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是整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隨真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實自在無礙有良

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搏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具病樂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慳鐵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地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樂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疾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

讚歎

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眾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飲者

法苑珠林卷之六

卷之三

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
 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
 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
 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貧食
 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解
 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
 少水施與眾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
 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
 土猶懷愴惜况復財物
 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
 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
 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
 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
 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
 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善
 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
 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
 不忍言無悲苦慳淚設聞他苦尚不
 能堪忍况復眼見他苦憫而不救濟
 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眾生
 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眾
 生者見眾身受苦悲泣慳淚以慳淚
 故知其心頓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

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一

卷之三

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慍望淚二見苦
 惱眾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為之慍
 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踴躍慍淚計言
 菩薩慍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眾生
 捨於親屬悲泣慍淚不及菩薩見貧
 苦眾生無財施時悲泣慍淚菩薩聞
 乞聲為之慍望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
 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
 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
 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言時悲泣慍淚
 不能自比乞者言足余時乃止菩薩
 修行施已眾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
 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
 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
 眾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
 為他故涅槃尚捨復捨身命財有
 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
 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
 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善
 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
 一切眾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
 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食
 衣服湯藥即是病相善醫悲心以三

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一

卷之三

事得顯何者為三即是財法無畏施
 也菩薩與一切眾生作樂為滅一切
 眾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
 視如芻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
 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
 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乞叉
 鬼踴躍歡喜無可為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
 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
 十一降伏慍悵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
 三共諸眾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
 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
 心現前六常為四眾之所愛樂七處
 於四眾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
 諸方九手足柔順足掌坦平十乃至
 道樹不離善知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
 利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眾
 生之所樂見三人大眾時人所宗敬
 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為菩提
 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慈施乃

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憚惜況於小物是名為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擅越主慧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為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為發善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

善根堅固當以相與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又優婆塞或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慳受者用時破他慳慳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貝藏都監奉勅所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為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為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戒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乎又稱平地是以菩薩乘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獲都無制鍊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豈復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備造僇言瑕無慚無愧不差不卑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葶藶艾蒿

枝葉皆苦靈驗錄全 訶梨菓樹徧體無甘會傳 分明

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
於是鏝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曦
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
柱逼身則骨突俱盡宛轉嗚呼何可
言念如斯等苦其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一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
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
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
尔時率愚腸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
食新殺狗突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
者白言其狗突者為可於市買索食
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
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困急責酒語
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
雖病急願捨我身命不犯戒而飲此
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闍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實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
沮壞弟白元言非為親愛乃是歿取
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趣 毀戒令墜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勸習戒根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毀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根本 耶弟
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案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憶惡行由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問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輩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美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美為不美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 獸世修道德 且持戒內
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

經云何等為離邪命戒此善薩不作
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現
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
薩婆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善薩不
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
呵令其憂惱但一其心持清淨戒勝

果剋得不須疑感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
行尸波羅密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
羅汝應知之何等為十一者於諸眾
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
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
諸眾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
有乖離六者於諸眾生不起虛言由
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
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
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

能忍受震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

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之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善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余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版上座比丘不得版故將沒水中于

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

所得版應以與我余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版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復波浪大海之難

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為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聚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為順佛語故奉版遺身命若不為難事終不獲聖果

我若持此版必渡大海難若不順聖言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水死雖死猶名勝若捨佛所教失於天人利及以大涅槃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版持與上座既授版已於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厄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善行者號余為沙門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一切安隱出汝言誓堅固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眾患難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為難 凡夫不毀禁此乃多希有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迹處於大怖畏捨已所受命護持佛教戒難為而能為此最為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被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

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空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貪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今受苦惱更無餘方便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此言復不可設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我今捨身命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戒律 會

為此鵝命故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
介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
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回
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
比丘無救亦復如是介時比丘即自
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
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鬪我自
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惶惶如乾薪當使人稱美
為鵝能捨身亦便於後人昔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聞者勸精進修行於真道
堅持於禁戒有便毀禁者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
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
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雖盜捨身命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戒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不如為持戒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以取解脫命我著善帶衣
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盜賊汝宜善觀察

介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戒律 會

繫縛倍更極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
蓋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
瞋念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
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
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淚泣不樂
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鵝活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
愁惱乃介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
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以立以偈
答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質鵝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我得最勝心欲全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
介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
而還得珠既見珠已便舉聲號哭語
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
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灰覆火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汝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人所燒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戒律 會

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若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懺悔既訖已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
為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
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
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
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令者以草
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回向
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
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
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蟲蠅蠅益
之所啞燒從日被縛至於日夕轉到
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構馳走
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
誠言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綺龍王
以其毀禁戒損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二十五

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取持禁戒
斯事為其難戒相極眾多分別曉了難
如劍棘棘藪處中多傷毀愚多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
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
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眾惡業或得生人道
竊盜雖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麀鹿禽獸等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夫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
為護戒戒故今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短命假使此日光暴我身命軌
我要持佛戒終不中毀犯假使遇惡獸
飢裂我身手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
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
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岐備漸漸

游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
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排子等遣人
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
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
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
為尼排即說偈言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二十六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
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
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牛猶如鸚鵡翅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雖知風危難默住不搖草
如林為火焚葦中為星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了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汝等豈不知身自有力耶
為祝所迷惑為是首行耶為自厭患身
願述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不敢挽頓勞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宅我等不敢連是以不能勞
如似泥場中為蛇蠶竟泉以神祝力故

毒蛇不敢度在尼尊盡界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會歸於廢滅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并復有名稱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以持戒為力
於戒為良田能生諸功德生天之梯階
名稱之種子得聖之橋津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者欲壞戒德版
余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
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二十七

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靈指已身命
護法不毀犯我今亦歸命如是顯大法
歸依非熱惱牟尼解脫尊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二卷

梁沙門釋法充
隋沙門釋法充

後南梁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
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藜是
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繳蓋山白馬
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
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雜品

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懸而返夜感

惡夢後更再往焉退如故王乃潔肅

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

一合猛火洞然良久竹望忽變為水

經停頓仰時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

知尔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

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

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

履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授

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

與受三歸戒勸勿犯暴百姓又命弟

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

此王至期日設齋眾集諸虎亦至便

與飲食解布遂尔無害其日將王臨

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

王曰此是雄龜又臨靈泉有五色鯉

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

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數十

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

遮過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

於樹止到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

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

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雜品

鹿白雀馴服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

先因見居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

解脫首楞嚴宿遂繩解散去諸屠大

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歸悔過

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

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

返又荆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

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率於江

陵天宮寺即是梁太初年也其寺現

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

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

履每勸僧眾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

化下墜俗諺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

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

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

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菩松身

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急倒上舟

舟而下處於深谷不植一毛寺眾不

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

間人語聲執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

猶存口誦如故迴還至寺僧感死諫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雜品

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時屬

隆暑屍不臭爛時嘗開皇之末年

也

忍辱部第三 此列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別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

所不能及是以佛提比丘被刑殘而

不恨忍辱仙妻受割截而無瞋且慈

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憫為

用常應徧游地獄代其受苦廣度眾

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

恨乃至惡眼出聲慘厲厲色遂相捶

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

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鳥含

毒逾於蠶蠶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

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念惡者速能損害

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為眼

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

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

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
推念惠軍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

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
有惡魔化作五百偉罵丈夫常尋逐

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
坊靜室界落俗家若在街衢若空閑

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虛惡言毀
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

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
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常與慈救

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
石兩鳥惡口罵罵大人堪受如華兩

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
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

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
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

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
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

一切眾生常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
被損三觀唯法無眾生有何能損及

所損四觀一切眾生皆自受苦云何

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眾生皆是
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

故能滅瞋
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

旋終不為此苦而發於惡心
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

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
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
力大人

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
惡則應發露

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

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者
疑已上皆當祝願慚愧奉受

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又經云忍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
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嘗知內外

之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
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

如經云佛為眾說法斷除無明暗
或猶若良醫隨疾投藥是名內教

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
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
厭離生死志求出世是為依內者乖

斯行翻為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
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真修持四德

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受敬能行
斯行翻同為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

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寤具理心常
會道漸進勝途至趣善提既知如是

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
塵而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

而得者佛道也
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為是義故常

須進勝他人常須剋己已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第二十段 會十五

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性三
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
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
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
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
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
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火
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
水不能漂五為非人所護六得身相
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
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
樂又私呵三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
一切智何等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
力三得意力四得神力五得道力
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
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
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
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不應苦自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第二十五段 會十五

亦不應起惱聞聲恐怖者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眾生不成出家法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執心堅住者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令汝成劫賊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如汝自知已諳天亦須及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
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
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
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
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
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
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龜即
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
尔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
死苦今復瞋罵如來憶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
心性麤曠言少誠信佛勅羅雲汝到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第二十六段 會十五

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
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
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
趣前禮佛安繩牀空佛踞繩牀告羅
雲曰珠解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
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
澡槃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
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食飲以不羅
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
賣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
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
子因正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
念精進攝身守心三毒垢穢充滿胸
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
澡槃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
槃雖空可用威飲食不耶白佛言不
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槃之名曾
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
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
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威食佛以足
指撥却澡槃應時輪轉而走自跽而
慚數垢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槃
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

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履言惡說多所中傷眾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深羅雲聞之慚愧情悻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自卑眾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平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 不忍中箭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可中王乘
調為尊人 乃受誠信
罪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歎自厲剝骨
不忌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誠想靜寂
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介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倍惜不與羅雲被
打頭破血出復撮沙投鉢中羅雲合忍
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
自說去我自行分備無事措汗我找痛

斯須間奈被長苦何猶如利劍割髮
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
甘露餉彼涸糶食涸糶捨之走非是
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
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自佛佛言
夫惡心之興是已之衰輕薄惡人命
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
加痛毒無不至八万四千歲其毒乃
終魂神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
身終而復始續受頓形常食沙土可
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盡
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
死罪畢為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
中日耗兒生並頭都無手足其親驚
怪皆曰何姦來為不祥即取指之著
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
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
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銖頑如
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
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
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違僧常在二
塗若蒙餘福得出為人果性常遇凶
虐自逐為人醜陋眾所惡憎生輒貧

窮聖取賈不祐

又雜阿舍經云介時尊者舍利弗大
目捷連住者閻崛山中時尊者舍利
弗新婦駿時有伽陀及優波伽陀尼
優波伽陀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婦駿
駿語伽陀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
頭伽陀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
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
若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陀鬼無三
不用伽陀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
弗頭打已尋自言喫燒我伽陀我我
伽陀再三喫已陷入地中墮阿鼻地獄
目連聞舍利弗為鬼所打即往問言
云何尊者若苦痛可忍不舍舍利弗答言
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
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
利弗真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
者閻崛山者能令碑如糠糶况復打
人而不苦痛介時舍利弗語目連我
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捷連共
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
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染著心已離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第三十七

會 卷二

瞋者不及報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
 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
 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工
 與內宮眷屬作諸伎樂游戲林間縱
 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
 女為華果故游諸林間遙見仙人於
 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
 所到已頂禮圍繞而坐仙人即為說
 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
 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
 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
 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
 奪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
 女在仙人邊圍繞而坐生大瞋恚是何
 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沒是誰耶答
 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
 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
 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
 言沒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
 得次第責問乃至沒得初靜慮耶答
 言不得王倍瞋念語言沒是未離欲
 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三十七

會 卷二

忍辱人可申一臂試能忍不尔時仙
 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
 根墜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
 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曰餘一
 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
 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
 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
 如前令仙人身七欠墮地作七瘡已
 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
 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
 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念所言
 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
 我實無辜而斷我身分成七分作七
 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
 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
 斷七隨眠當知尔時忍辱仙人者即
 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
 具壽憍陳那那是是故憍陳那見聖師
 已佛以神力除彼閻障令其憶念過
 去世時使便自見為羯利三佛為仙
 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
 不瞋恨反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
 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心懽合掌

恭敬

法苑珠林卷

第三十八

會

卷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自藏部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會 長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之旨未顯所以策修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闍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望喪於法寶長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且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惰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瘁况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亘昔持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恨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

聞身餘力預備前報常須檢校三業

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

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

一時一劫一念

心行惡幾心行善幾心行過幾心行

歌離財色心幾心行貪善財色心幾

心行人天善報業幾心行三塗不善

業幾心厭離名聞善我心幾心貪求

名聞善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

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

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

逸墮於邪網常省三業遮相誠易心

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

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

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

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

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

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

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

趣又如駃騠顧影馳走不同驚畜加

諸杖捶若不自誠要假他呵反增觸

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

者眾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

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

之苦一切眾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

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為難

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

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

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

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

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

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

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

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女常不充食

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

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

數百戶已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

比丘值世大儉游行乞食七日不得

末後得少麤食多得存命先知此

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持世經

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當思比
立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
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
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
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
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
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
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寤即放
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余時世尊與無央數
之眾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
尊舒脚而睡有修摩服沙彌年向八
歲去世尊不連結跡空計念在前
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眼復見
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未必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之
分別正法行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
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持世經

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
中常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
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眾若無
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者命終皆當生龍
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
去我不達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
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
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常
當勤加恭敬佛法之眾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
比丘馬有八態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
者解羈羶時掣車欲走二態者車
駕跳踉欲怒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
足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踏車輪五態
者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
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
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鏡銜
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
含嚼啞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八態

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
不欲樂聽如馬解羈羶時車走時二
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
便瞋跳踉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

踉欲割齒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連不
受如馬舉前兩脚制草走時四態者
聞說經便罵如馬踏車輪時五態者
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
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
俾頭斜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
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
應若便死惹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
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
姪洙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
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
馬懸鏡銜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
欲駕之乃遽含嚼啞亦不得食佛言
我說馬有八惡態人亦有八惡態如
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持世經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
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是法方便
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
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
會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
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
不滿腹食亦不以若聖若經行但念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嚴 命三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為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

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園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心作錐長八寸刺兩脛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八十年中未曾偃臥脇一著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為小心精進為大外精進為小內精進為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曠時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為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嚴 命三

小意精進為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解陀邊比立繫心拭履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被人暗詆令誦掃帚

兩字猶不俱得掃帚忘事得掃帚掃如此勝能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難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報復實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若勤精進聽聞誦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眾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嚴 命三

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眾作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招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

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蠶王飛越其眼如欲整之時德樂止驚覺而聖畏此蠶王須臾復睡時蜜蠶王飛入腋下整其臂腹德樂止驚心中惶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蠶王飛生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

畏復飛來不敢睡思惟蠶王觀其根本蠶王食味又出華中須臾之頃蠶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蠶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汗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且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余乃復得出長夜之疲真如是甚勤苦

時空靈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上品

合言

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泥
受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日入華還合世尊般泥日
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
莫使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目緣
其現有著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
解諸法本達陀鄰尼佛告阿難今時
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
是也我於今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
彌勒今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
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
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
已便與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
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
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
有闍訟求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
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遂道人私匿從

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腥脹臭爛鳥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上品

合言

獸食散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
有似灰鴿色者蝮蟲吮味臭穢難近
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
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為證人
汝今比丘與誰共爭比丘報曰心之
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散分別惡露
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
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道逐幻偽
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
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
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
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
住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
說心為辛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
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
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
十千歲中修不淨相尋時分別三十
六物惡露不淨今時比丘及彼日主
即彼曠野大塚塚間得須陀洹道故
知前聖後聖通誠毅勤不得輕怠自
損求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
報親疏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

得榮位暫時非久此見愚俗不知無
常廣事宅田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
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
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

法苑珠林卷之三

華上品

合言

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
共親友連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
士得困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
婦在邊悲哀辛若共為夫婦獨受斯
痛卿設無常我所依兒女孤單何
所持怙夫間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
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
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眷命過
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捨愁憂婦見
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誓已
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即慙愧欲
以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誓
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
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
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
慙慕慈愛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
為盡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
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惡業之想墮

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惡業之想墮

此盡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為福省己為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善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愛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眾生五念行大悲拔濟眾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返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眾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善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摠

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引五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暉

晉剡隱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游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雜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栖禪之處至明且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覲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住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介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

衣蒙頭安坐而卒眾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還雖久而形骸不壞至末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撒骨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瘞曇其外而泥之盡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巒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若行習禪定後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盡家乞食猷祝願竟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巒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睞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項蟒蛇覲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介但部屬未狎法化率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

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匳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室中聲曰知君誠焉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可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懸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恰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

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俾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異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往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舍如初晉太元中有效星帝並下勅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常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大元之末率於山室屍猶平空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感無得窺也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世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二更中聞門街問曉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

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墳積山數十里至三歧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荅王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檣桿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更至長木下捉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仰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官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

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日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游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見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亦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喻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承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符印錄備諸穢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依之澹為說所

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恨不革項之遂死詳出異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為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常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微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素慧微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柱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念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白石打屋僧覆驚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余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部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中披袈裟形貌

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和普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眾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介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當戶邊有一木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末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拓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和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游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準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來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國冥神明

法苑珠林卷八十三

第三十二張

八

五

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
 乃為群蠶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
 得命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
 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三
 詰問罪當就獄賴章詢師來為請命
 王因赦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垂又山
 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
 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
 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倦頭飲
 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
 救略同前述入定鳥不亂獸見如偶又
 陰德感物顯用藏仁每入禪定七日
 為期白虎八房同居窻宅獨處靜院
 不出十年隋文帝屢屢送函書兼賜
 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
 增卒於栢火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
 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戶又感
 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暖哀切
 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
 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鳴逾
 甚血涕眼中既介往化鳥便飛出外
 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咆
 吼兩宵霧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

林推澗塞騁動人畜惴惶失據其哀
 感靈持時能禪右世二級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藏都舉

勅用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會 卷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第五 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陀部

利益部 禪定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
 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
 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
 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諷於富貴
 不墮獲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
 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兼
 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
 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
 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冥聖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
 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
 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
 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
 奔逸不能真巨束體端心勤意剛強
 難化愧屢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

粘外道之藕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三輪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炬譬海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眾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感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禪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次如菟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鈎似戲獲之得樹故須念念象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若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連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感緣於外起塗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目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目不邪識意昏沈則其主不明今悔六目當各慚愧制取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

有一道人在河邊對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云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靈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若惱百千皆意所造且自勉勵求減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字欲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此首道入山游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聖有群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

能自制王子聞已時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瘠猶有姪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未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伎女各自莊嚴至善宮所共相娛樂預勅大目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伎女即往娛樂未絕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奪其威怒以輪擲空刀諸大目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証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用朕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目諫曰唯願大王聽目微言唯有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伊王默然聽目所諫王復寬息勅語諸目命聽

法苑珠林卷八

第五

會覽

法苑珠林卷八

第六

會覽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

會覽

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
 內吾宮裏作唱伎樂共娛樂之復劫
 一目自今日始著鎧持杖拔好利劍
 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正今
 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
 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目復
 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
 目往自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
 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
 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
 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
 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
 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象伎自娛
 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快樂
 耶弟曰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
 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
 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
 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愛念三
 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
 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人與他
 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
 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
 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

子心開意解前自王言今聞王教乃得
 惺寤宿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
 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
 修行王告弟曰且知是時弟即辭王出
 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
 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
 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
 心歡喜稽首禮敬請長供養既厭世
 苦不樂人聞普依林野以養餘命阿
 育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
 山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
 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
 丈六即於山舍麗石室供養其弟此山
 及像今並存焉
 頭陀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
 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
 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
 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
 擻煩惱去雜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
 垢是故從喻為名故名頭陀經論別
 明各云十二通別認論合有十六如
 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

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
 納衣四三衣食中六者一乞食二次
 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
 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
 漿處中六者一呵蘭若處二在家間
 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
 隨空就此十六隱顯雜合故說十二
 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
 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
 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
 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
 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
 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
 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
 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
 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
 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
 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處中六者
 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
 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
 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
 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
 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

非時飲七但有三次八毳衣九隨敷
 聖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
 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
 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眾主施我食
 者令住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
 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勤進令善住施
 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
 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
 見我乞食餘有修善法者亦當勸我
 九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
 第七食故於眾生中生平等心即種
 助一切智

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
 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
 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
 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
 功德故七遠離眾鬧語故八雖行功
 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
 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

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
 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
 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
 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

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
 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鹿衣數中
 十不為人所食著

第四一聖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
 二食疲苦三於所受輕少三無所
 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
 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防患八少
 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

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
 不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
 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聖
 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
 起十求聖臥具衣服心薄

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
 不多食二不滿意三不貪美味四少
 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
 八易養九知足十聖禪讀經身不疲極

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
 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
 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細戒
 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
 阿練若處往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
 十隨順道行

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鹿衣數
 二少所未索三隨意可聖四隨意可
 臥五澀澤則易六深時亦易七少有
 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
 求道

第九隨聖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
 住疲苦二無求好聖臥具疲苦三不
 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
 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
 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

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
 舍疲苦二無有求聖臥具疲苦三無
 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
 處名字六無鬪諍事七隨順四依法
 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士無
 眾鬧行

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
 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
 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
 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
 離戲調八心常厭離九勤行清淨十
 能除怖畏

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

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口若
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
雨寒熱蟲蛇毒蟲等七不為音聲刺
棘所刺八不令眾生瞋恨九自亦無
有愁恨十無眾鬧行處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
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為八一我
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
離一切所愛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
鹿死六阿蘭若處當受阿蘭行七當
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
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修定無有
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
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已樂三修定
具諸通華為知眾生諸心行故四修
定為知眾心度脫一切諸眾生故五
修定行於大悲斷諸眾生煩惱結故
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
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
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
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

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紹隆
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
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
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
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其
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諸佛愛念四
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思七
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
十證四無礙

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
利益何等為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
憤戾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
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
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施功
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
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
慈境界三無諸悔熱四守護諸根五
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
解脫魔羅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

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
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摧我慢幢二
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
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
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恚
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
有所說法為人信受

又智度論三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
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
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
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
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
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尸利
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
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
覺此女人令後三昧起汝自問之文
殊尸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
聲喚亦不可覺振手牽亦不可覺又
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
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
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
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
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佛告棄諸

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
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
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
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
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
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
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
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
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
得自在故曰

禪定部第五

如禪秘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
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
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
介時世尊而說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師 毗闍羅闍 謁咄陀
達陀 婆滿馱 跋闍邏翅 陀邏
岷荼菩荼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呵
摩利呵摩勒翅 悉耽闍闍
阿闍鞞利 究鞞利翅 薩婆陀羅
尼翅 阿扇 提摩俱摩 訶呵彌
呵彌摩呵 摩娑禍呵

法苑珠林

介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
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
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亦當宣
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
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
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
百四脈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種
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比
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
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尼亦名
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
破諸法使

感應緣 略引六條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疏
舍樂禪讀誦三十万言晉太元中游
剡後態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
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敬

文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
蘭見蘭怡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
珠欺王是家舅今往臯鄉山就之推
此處以相奉介後三年忽聞車騎隱
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襜褕
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
叙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
縣草鄉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
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賜錢一
万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
警振山谷蘭禪象十餘共所聞見
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
矣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
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冠氏本信外道
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姉生便
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養
大法母以偽秦和始三年夢見胡僧
散華滿室覺便寤胎至四年二月八
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
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
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十五

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導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俵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寤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乘世改名玄高聰慧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寤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崖學徒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和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伏熾縣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和乃向河南國王及巨民近道俵迎內外敬奉崇為國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六十六

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腓解時西海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須盡禪明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僞見上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素偈據平城軍侵涼境熹陽平王詵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見事高為師是一時披說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告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書乃參見其祖及父甘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謔言枉疑太子熹驚落大集群目說神告以所夢諸巨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素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對天師並先得寵於熹恐見熹弒之曰查其成柄乃謂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多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熹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叔高萬先嘗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六十六

空語弟子云佛法應乘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驛方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禁其月十五日就禍幸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宗元嘉二十一年也當今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布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己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感弟子玄暢時在軍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之以喪乃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士悲慟斷絕百與同學共泣日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感裏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之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楚汝

等死後法當更與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即絕也明旦還極欲閉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空道俗悲家誦泣望斷有沙門法遠為偽國僧正益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處不一現應登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礼求哀類見救護高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普悔當得輕受達日脫得普報類見於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眾生即已還生闍浮崇公常折安養已累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意然不見達遂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託跋憐畢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

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頻亦明了宗昇明時人謂是誠言將終之日帶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申申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大眾依得道法問維精新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三載乃為之贊曰

大覺無像 應實忘請 一念會道場
空過劫劫水 信心虛東想 遇聖照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真性理恒炳 輪光寄浮世 遺德方化迥
齊那西龍山 雪門寺釋僧相姓孫元出
自黎末居錫鹿之瘞陶焉性文純懿孝
信知名而勤學世世信通經史而道機
潛扣慈眼世煩一覽佛經浚然神解
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道州
障洪山道明律師所授十六特勝法
嘗於講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
腹氣盈項上綱以正要心回證深定
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

世間今無樂者謂諸少林寺禪師三藏是已所證跋陀曰自慈嶺已東禪學之寂汝其第一矣乃更投深要身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繞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違之婦有溫色以足踞泉立錫身亦不現眾以告網綱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袖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備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塚巖乃以錫杖中調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綱曰我本備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意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禹頭山魏孝明宿承今德前後三召乃固辟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妻觀彭城王高仲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礼既填充為名利所經者說偶止之悲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

久聞風德音思言遇今病定州今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

暫游承明思欲知宣至通濟斯苦撰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竹若三法

金

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

留繫稠居山積稔葉膏一生聞有勅

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

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發為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者禽獸飛走如是三

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

受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

杖策漳滏希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

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

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俾而

胡練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

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

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

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

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

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撰之奄成雲霧時或說稠於

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

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

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

更先備牛與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

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

曰恐身不淨穢汙如藍在此僅耳帝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三十一

八十一

下焉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

彦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

稠身往寺稠聲折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徧天下未足謝德因謂曰弟子前

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

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

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

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

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

亦不久至十一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

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

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嘗終

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慰殷勤

令依中國閻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

數万香柴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

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

裏回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

寺之西北肆以甄塔每有靈異異香

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

子未見佛之靈異願得覩不稠曰此

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袂沙于

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

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念萬信彌厚

法苑珠林卷八十四

第五十五

會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

為輝禪師弟子常於竹林聖禪有四

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

後教為水觀家人取柴見繩林上有

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

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

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

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

亦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

益州妃惠請進治後辭還山王及

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

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

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

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

年落髮即樂禪伍嘗隱居泰山後

奉勅進入京住普光寺時游終南山

或來或往嘗登山逢雲深厚不能得

進忽有一虎近前頭耳俯伏慧融知

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

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微初遷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種於本寺僧於慈惠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焚身肌骨摠銷雅心不爛方此二處出唐百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

勅詔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會

八 西明寺沙門釋曇曜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迷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

迷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日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智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眾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為一切眾生之祖母故外書云般若欲明乃稱放勛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遺眾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常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繁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造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始高崇華于滄海愛水遠度滄浪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自我見我知一脚常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擊糞如大威威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會

封執四華豈惡大衆之旨或謂具初

生覺其永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為貴

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

能成世界愚慙昏瞢庸魯曾預跡者

指求可守株竅免尚疑駢焉寧分寂

喪雖知歡笑將常驚而下徒徒識語

言與惺惺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

無明凡是倒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

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

大士為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

逢苦即退故自剗心以痊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為求法故能施法

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

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

惟我為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

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

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

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

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

為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

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

尔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菩薩緣起 會

佛所說一偈汝能以及為紙以骨為
筆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
法即時自念我世喪身無數不得
是利即自剝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
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忘心即從下
方踊出為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

又涅槃經云菩薩為法因緣刺身為
燈爇纏皮安蘇油灌之燒以為炷菩
薩亦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
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
未及一沒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
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
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眾生菩薩摩
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
不動不轉菩薩亦時應自深知我定
當得阿耨菩提菩薩亦時具足煩惱
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
手足血冥施於眾生以釘釘身投巖
赴火菩薩亦時雖受如是無量眾苦
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
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
又大集經云菩薩為於一字一句之義
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

法苑珠林卷八十三 菩薩緣起 會

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燒伽沙等
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專心
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為諸
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
典書論悉能通達

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
知識為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
界煩惱皆悉萎碎菩薩志心求佛語
時渴法情豈不惜身命踐踏熱鐵猛
火之地不以為患菩薩為一偈故尚
不惜身命況十二部經為一偈故尚
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
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
如見父母心無嗔慢為眾生故志心
聽法不為利養為眾生故不為自利
為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
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
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
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
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
十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
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三處菩薩作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菩薩緣起 會

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
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
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
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為求
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
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徒
陀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惶一立
井日經三日開心念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餽師子 奈何死丘井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汗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報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問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
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
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
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
法要帝釋於是天衣接取叩頭懺
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數高座後
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為高座
野干昇座日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
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施食
恩故天帝白日得免井尼功報應大
云何思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食

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
 生遠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
 檀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具遭遇明
 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
 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今命無功
 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
 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
 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
 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
 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
 曰師今此形為是業報為是應化答
 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
 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
 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為貧家子利利
 之種幼懷聰明特好學習至年十二
 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
 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
 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
 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
 生自下云云
略而不述
 時帝釋處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
 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
 野子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

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
 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
 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
 中為諸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
 志虛空中有五百鴈為群聞佛音聲深
 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厲其
 中為獵師所殺生初利天處父母膝
 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
 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
 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
 禮足自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
 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
 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
 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
 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
 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
 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
 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
 七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八思惟無
 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

善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
 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
 行般若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一
 切惡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
 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往衆生想四
 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
 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
 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
 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
 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
 利益何等為十一一知煩惱資助二知
 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作正直見
 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
 門八近佛善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
 光明十不畏惡道
 又大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
 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
 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
 等為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
 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人

善謹復有四種無厭足行具足智慧

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無有厭足三行慧無有厭足四行智無有厭足

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為十一切諸佛成等

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

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

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

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不捨捨之為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為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

頌曰

三塗阻隔六度相宗 施戒忍進 禪智開蒙 四等慈照 三學哀悃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潔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興或喪 自安休窮 六蔽久墜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略引七款 會

晉亭湖神廟經驗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咒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咒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咒致死懷念自來夜到神廟願意誦咒神來出現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常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以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間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壘發驚人奇持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利那匪

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奉 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擅越是何神 靈初來猛峻後乃空豫神答云弟子 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 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 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 持大乘經典嗔心誦咒見弟子來逆 前教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 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 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 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 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詭共問 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 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秦岳人頭山街草寺釋志湛齊州山莊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街草寺寺即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游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保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僧住街草寺是須陀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楊都道俗問誌皆遙禮端聖氣絕

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
 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
 是初果收持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
 不汗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
 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
 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
 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
 掘地見一趣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
 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古鮮紅
 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
 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
 令六根不壞願誦千遍定感此徵乃
 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
 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
 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
 門各執香鑪潔齊旋繞而祝曰菩薩
 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
 請現靈感纔始發聲唇舌一時鼓動
 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
 毛豎珍以狀聞詔遺藏之石函還于山
 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闈官自慨
 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
 勅許之乃資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未歸盡
 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
 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
 代之國華嚴轉感右此二號見
伏見集錄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
 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地後
 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
 之微言弘滿宇之幽旨瀉水一器青
 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
 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
 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
 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之
 響嘗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
 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
 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
 為覲遺重問其故曰安想顛倒知何
 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空誦大品般
 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眾
 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誼幽顯行極感
 通豈能赴彼冥析神游異域者夫以
 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
 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雲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

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
 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
 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
 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
 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觀
 地獄教化眾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
 斯願畢矣至九月末將王見稜氣弱
 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
 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
 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
 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
 無有痛所四更起聖告寺主寶度曰
 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者
 閻已講三遍朕如目前說言未訖外
 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
 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
 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
 房中與度別食粥末了便取一生私
 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
 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
 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春秋六十
 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

卷之三十五 唐二七

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

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

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

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

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象集

有蛇懸半身於敏頂上長七尺許作

黃金色吐五色光說講方隱至夏終

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

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

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

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余前三日

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火光

夜明如日因念遷化春秋六十有七

停喪七日異香不滅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

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

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自身

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疎情

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救濟聰勤無

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摠誦經論三

百餘卷鈔摘眾經大乘要句十有餘

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卷

卷之三十五 唐二七

尉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

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

收骨起塔其骸骨兩耳相通頂有雙

孔眼瞳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

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傑射燕國公子

志寧為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千

有餘偏以貞觀初日疾將終遺囑友

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

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為發出

古根爛不審若不壞為起一塔以示經

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

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空都盡

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親敬仰以函盛

古於陽陞北性谷南岸為津塔銘識

音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

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普少懷善念

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氤氳

滿村埋後十年妻以開墓同殯見舌

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傑射末國公兄

太府寺大卿崇位高貴國史具傳欣

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方有餘

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勤

法苑珠林卷之五 唐二七

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求

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

有半世採掇菁華糝以留臆四時無

事昇座常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

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寶

主兄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

自勤按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

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勤讀日

誦一徧以為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

錄家門高遠不好傳述古此四時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經

女鏗是儀射之姪蕭氏為人妒忌多

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

從駕到雒陽二年正月身止死在地獄

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

八雖是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

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為夫人設三七日

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鐐

晉獄巫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

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

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

已來為性多瞋橫生嫉妒好打奴婢兼

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

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為吾設齋請求獄官赦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嫌如丈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設齋之時今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丈夫及兒女等丈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王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王即死唯心上晒餘分並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既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窺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

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第十張作此語

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實鑊湯前著炎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皆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為見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云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信夫人報云請師

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

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見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僚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僅得一人迴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汝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見耶等不信即取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吐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惺復說見夫人父誠勸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昇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會

天報此婢即為家內正望而誦天文
 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
 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
 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
 逾痛初止道俗群官聞者皆勸易心
 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
 婆羅門來獻佛末頂骨因親眷屬將
 置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
 入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某等皆
 不別之故遂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
 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
 在地獄中誦得但誑云別有婆羅門
 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西僧
 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
 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
 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藥師法
 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
 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
 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
 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
 等始為說實西僧泣淚非是聖力冥
 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
 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會

見此等奏上聞徹皇帝勅詔百官信
 知佛法眾聖之上真祐所資執不能
 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
 福恩重慈蔭四生非目下愚所能等
 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第大天亦稱德
二年也宅在西
京宮城東門外西門大街南壁上
造三其家見碑銘經具說如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僧大藏都監奉
勅附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會

懺悔篇第八十六 此有六部 西明寺沙門釋 遵世撰

迷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迷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審訛人情峻異
 世字澆漓仰別大師千有七百眾生
 頑蔽盲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
 內無勝解常為五蓋自縈外失良緣
 致使四魔得便故放縱三毒馳騁六
 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疊之各積
 罪尤多今既覺寤盡誠懺悔然懺悔
 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輕重
 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
 聖教明懺成不如七眾之人曾經受
 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
 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
 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
 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
 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
 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

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為除罪障冀免業非依慕清見速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闡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深淨虛靜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說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拔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余時破戒比丘自知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文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方能尋復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一

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深著以深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趣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為親友於賣突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過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槽如閻羅羅刹所執兵桴悉為血汗見其秤突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故逸造惡惡云何難慚愧 捨棄調伏法 感儀及進止為人所樂見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二

飛鳥及走獸 觀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具沙門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 令其開寤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 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為說作業根本 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 稱量時賣突者作是念言汝比丘既 不買突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 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潛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 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 味思惟是已即以兵秤遠投于地於 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擔大 德而說偈言 欲求文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慚愧 故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十 會 七

不見其有利鈍者欲衰愚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復還求出家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
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
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
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
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
盡於未來盡欲度脫華報生界拔苦
與樂知心安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
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
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毘
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
如燒伽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
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
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
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
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
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
於毗尼中決定驅殞如大石破今於
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
呪以除罪各設有此人云何為證佛
告優婆離有三十五佛救世大悲
汝當敬禮尔時當著憍愧衣如眼生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十 會 七

瘡深生取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救汝
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
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
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
眾名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長跪合
掌悲泣兩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
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為我現身尔時
當起是相是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
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
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
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
身長二十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
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
其如意珠演說眾法音與毗尼合若
此菩薩憐愍眾生作比丘像及一切
像若於夢中若空禪時以摩尼珠印
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
還入偈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
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於空中
有聲唱言罪滅罪滅若無空聲使知
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
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
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善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十 會 七

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
治圓廁經八百日日告言汝作不
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圓廁莫令人
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
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
是懺悔復經三七日尔時智者應集
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
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為其作
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
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
優婆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為未來
世無慚愧眾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
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
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
世尊我此如意珠實說首楞嚴聖者是
故眾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尔時
世尊勅優婆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
廣說但為一人持毗尼者為未來世
無眼眾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
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依佛名經云尔時佛告舍利弗若
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耨菩提者當先
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

犯八重戒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之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好華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與大慈悲願若眾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眾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念如是志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為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觀在眾中或自現身處眾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志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

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志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志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志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志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幡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減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今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世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

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離婆離婆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羅離帝三尼呵離帝四毗摩離帝五莎呵六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宜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計說此陀羅尼救攝眾生現在上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眾生未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志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徧己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為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者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各

法苑珠林卷六 第七張 會 三

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各向彼比丘彼比丘應如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說

阿隸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呵摩羅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應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說伊伽羅帝一慕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竭帝八毗奢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隸阿隸十一其羅隸阿隸十二持羅隸阿隸十三其蘭隸阿隸十四提蘭隸阿隸十五毗羅隸阿隸十六莎呵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眾生故說此

法苑珠林卷六 第七張 會 六

陀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之

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眾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禁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行此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禁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者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蓋染家

法苑珠林卷六 第七張 會 七

往來不得與養蠶師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豬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姪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酤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禁護境界

連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斬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况枯木還生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大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慚且愧精勵示心想高虛罪豈定性今欲糾約行業條例順違善惡罪福具兼二種先就惡禁以論連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辯此連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疏 會
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或觸境生著
昏暗不醒所以造罪

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
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

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已善亦破他善
於諸善事無隨喜心所以造罪

四者既不修善惟惡是從縱恣三業
無惡不為所以造罪

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
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

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
初無停息所以造罪

七者隱覆瑕疵藏諱罪過內懷虧
詐外現賢善所以造罪

八者身色強健謂我常存增壯作罪
不畏惡道所以造罪

九者頑癡凶狠曾扈挾妄無慚無愧
片無羞恥所以造罪

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
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

如上十心無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
闡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織作結業
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

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
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
生長如王登位有罪緩刑將行懺除
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
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二觀破

此三悔過立行本基也

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為善獲福
為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
念滅業不敗止信為道源智為能入
既智且信眾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
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

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為本我慙此罪
不復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是為
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
白法是為懺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
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耳

三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
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闕是為
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

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
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為
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

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疏 會
猶若剛刀是為決定要期斷惡翻破
惡念相續心也

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
切樂此心弘廣無所不徧是為大乘
菩提之心翻破偏惡心也

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
是為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善
起惡心也

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
佛法誓欲光顯令久住也是為守護
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

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
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
良藥是為翻破念惡知識心也

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
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
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
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但有
名字名為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則空
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
翻破無明顛倒執著是若無明顛倒
諸惑盡滅是為三因緣大樹壞亦名
若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

是為方等觀慧日月照明衆生過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標大慈具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有可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二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不斷結故有漏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全不定今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業不幸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現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為離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造無明諸行不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八

熱何以故須陀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不故知觀理是真懺悔故華嚴經偈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當求真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二寶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相起如此相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理非無妄業後若寤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常與諸佛同一真性恒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常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為猶如一堂庭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遂於眾前具造諸惡時有盲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九

公然造惡盲人問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申意告白僧衆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等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不見故遂於師前無過不為今因善友開道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若昔造罪時常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見已但一切諸佛三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

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却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

能推燈也明闇解感亦來無始迷因

謬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令欲悔除

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

闇除解生感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

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

如迷方待寤而正亦如惡類聚薪悔

如豆火須更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

如斃華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

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憊還同盲人

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

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責懺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業

既知真偽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

惑情障解迷而不覺故有斯罪如雲

覆日如闇冥冥今之痛心緣理而生

解興感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

後念觀理安心即滅安境不生久熏

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經云前心

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炸消暗

又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

澣令鮮淨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諸不

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

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膝緣

境前偏袒露膊脫去中履女人不勞

袒膊具服威儀合掌恭敬請一天德

者青年宿邁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

三寶以為良緣故人述偈云

歸命十方一切佛 頂禮無邊淨覺海

亦禮妙法不思議 真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 得道得果諸聖人

我以身口清淨意 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

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德

為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懺悔

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

一福亦得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

如初意依論懺悔認有四種一更相

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斷相

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集業懺是

賢人懺法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

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能滅業且

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

免非未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

以熏成種故如人所樹但去枝條其根

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藉理心境

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

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

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

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

惡以住婆娑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

欲退者當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

二漸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者

為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

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

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

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

善知識者是念梵行戒者是汝大師

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

時誠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

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

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雜鳴

時澡漱正衣服入手拜十方佛自在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華三集 命 臨
所向當悔過言

某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
至今世所犯姪姝所犯瞋怒所犯愚
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
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
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
若闖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
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
殺生見人殺生代其喜身自行盜教
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欺人
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
舌教人兩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
罵詈教人罵詈見人罵詈代其喜身
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
身自嫉妒教人嫉妒見人嫉妒代其
喜身自貪食教人貪食見人貪食
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
信代其喜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
見人作惡代其喜身自盜佛寺中財
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人行盜
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
重稱大斗長尺使人見人使人代其

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賊見人作賊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華三集 命 臨
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
逆代其喜身諸所更以來生五處若
在泥犁中時在禽獸中時在薜荔中
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身在此五逆中

主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
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
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
求阿羅漢道者輕易求辟支佛道者
若誹謗嫉妬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
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其等
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
過令其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其等
後世亦不犯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
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
前欺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
後皆不敢復犯
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
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
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皆
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
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
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

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華三集 命 臨
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
各三過讀一已其得福勝供養天下
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
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
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處貪
著徧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
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
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志徹
倒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
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偈云

若有眼根惡業障說不淨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是名懺悔眼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壞亂和合義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發猴但當誦大乘觀法空無相
永離一切惡天耳聞十方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如此狂惑鼻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觀法如實際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舌根起五種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應勤修慈心思法真寂義
無諸分別相心根如後猴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當誦大乘經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身為機關主如塵隨風轉

六賊遊戲中自在無礙 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當處涅槃城安樂憍怕

但當誦大乘念諸菩薩母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如此等六法名為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相生若欲懺悔者

端聖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志懺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

人懺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錄

將前二經懺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

竊尋眾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多數

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滌不可周淨

今此已下更依隨代墨蓮靈裕二法

師懺懺十惡冀望周悉雖是凡夫所

撰然文義皆採捨地持經論聖意而

續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

德懺文甚多比較周悉未能逾下二

文也

十惡懺文 墨蓮法師撰文

弟子某甲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露

無始已來所作罪業或殺害君親及

真人羅漢兵戈征討鋒刃殺戮游獵

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

瞋乃至含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

害殺傷及猛獸鷲鳥遞相啖食或盜

佛物法物僧物及他財寶居官因事納

皆受財或非已室家外行媿穢莫簡

親屬不避僧尼橫起愛憎安相妒

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

言知言見憑託鬼神說詭世俗或謾

諂兩舌闕亂二邊將此惡言向彼陳

說持彼惡語復向此論阻隔君目雖

閒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

倉獷毀訾他人呵叱任情留管在口

或不以正言乃為綺語說善為惡以

臭為香名長為短說白為黑謬言詭

語調弄於人或志在貪味求取不節

性多瞋忿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

或邪見謗佛法曾說無因果不信修

善受人天樂不信為惡受地獄苦或

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

果毀壞塔寺焚燒經典敲刮佛像以

取金銅汗穢伽藍違越禁戒或飲酒

歌笑及食五辛患癡邪見無惡不造

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

隨喜從無始已來定有斯罪以罪

因緣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

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良謹

二妻相諍多被謗毀為人詐惑所有

眷屬與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

聲凡所陳說常有諍訟假說真言人

不信受吐發音辭又不辯正貪財無

狀所求不獲常為他人伺其長短不

善知識共相惱害常生邪見之家常

懷詭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

從煩惱邪見而生今依佛性正見力

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言如明珠投

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

德亦復如是投諸眾生四重五逆煩

惱濁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

法界眾生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更

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

懺悔已訖次禮懺功德發願說偈云

願於未來世見無量壽佛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既見彼佛已願得離垢眼

或無上菩提普及於含識

懺懺十惡偈文 墨蓮法師撰文

自惟我生死過去無初際乃至於今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第三十七疏 會 寄

相續不斷絕 愚癡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
 雖有身與心 而不能自寤 徒蒙一切佛
 放智慧日光 照我三種身 亦未之知覺
 懷惑生諸趣 無類而不更 諦思此因緣
 誰非已眷屬 又念諸眾生 元同一心海
 因妄想識浪 幻起諸趣身 是身無種種
 與我同如性 因於失念故 被我分別生
 由之起愛憎 常共相閻諍 日夜懷嫌恨
 思念相報及 遂於眾生中 無一不傷害
 入負奪於資生 非分起染欲 虛誑無實語
 惡口不釋言 兩舌相破壞 綺語調弄人
 貪海無厭足 曠欠於復然 邪見背正教
 諛曲無誠信 違犯諸如來 一切清淨戒
 嫌恨與愛憎 無心而不有 是罪若不懺
 長夜熏自心 積重而不已 變成地獄處
 及與諸苦具 諸佛於余時 皆悉不能救
 唯除自發露 所造諸德答 應佈善薩心
 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 自此漸微薄
 是故懷慚愧 深心悔諸罪 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眾生 所有煩惱聚 皆令悉消滅
 自性清淨心 從此至究竟 平等真法界
 於今得圓滿 下有六行 尚長 安延 與寺 宏說 律師 撰
 傷已無始隨自心 順入欲流壟洄混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第三十八疏 會

於中孤獨無救護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受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困逼事窮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寤
 以其無明瞠膜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屈獄中夕 嗚推誠旭旦
 哀我苦勞役 引目寓金言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常沈溺 踟躕岐路危
 揮手謝中折 洗滌歸誠懺 耿潔凌雲釋
 蕭索業苦離 昇陟隨緣益 雖未齊高躋
 且免幽途歷
 咸應緣 略引三教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蔭荷西河離石
 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
 尚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
 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第三十九疏 會 寄

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
 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
 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
 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自歷赤柱荷
 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
 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
 鐵杵將欲擊之荷遠走歷入十許家
 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
 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
 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
 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
 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
 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
 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
 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
 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
 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駁
 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
 有冰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
 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自識宿
 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
 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
 有佛竟不得見從無得人身一生羌

法苑珠林卷八十六 第三十二 會 忍

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
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
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
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
第經歷觀見其多獄異域不相雜
廁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
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
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
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
日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
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昇菩薩具
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人設
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
朋友路人或在家或在精舍或在家
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
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割器物以充
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
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
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
眾中盡自發露不失事修勤誠懺悔
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
眾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
失事者罪亦降滅若有所遺漏非故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八十六 第三十二 會 忍

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
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返命終之後
剋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
一土一木若染若碧幸誠供助獲福
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掃除
踏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又曰
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
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
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安眠眾生
不能見耳能勤調持不墮地獄波若
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
一善於此經錄受報生天倍得功德
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
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
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
濟宥可作沙門唯陽臨湯建業鄧陰
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
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
能往禮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
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
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
有沙門坐之左右僧眾列倚甚多有
人執筆止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

法苑珠林卷八十六 第三十二 會 忍

何故教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
耳又不噉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
殺鹿之地草樹山澗怒然滿目所乘
累馬並皆能言悉證荷親年月時
日荷懼然無對須更有人以义义之
投鏝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
吹身聚小岸邊忽焉不覺還復全形
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鷹言
已又投鏝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
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
汝受輕報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
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造荷遙見
故身意不欲還送入推引久久乃附
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
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
不知所終 古此一論
世詳記
梁揚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
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
人善通梵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
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憐
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
有黑氣於是代貧賣衣鉢資餘併市香
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閣

第七一冊

五三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二十五頁 會

房禮懺社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近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右此一驗出 聖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十六 第三十頁 會 廿七

滿厚顯人奉十縑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介默將滅度以普福田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金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麗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作餅以用供養且渡二十斛麩作兩日調明日將設半夜便起打麩動衆人物驚亂并作切粥以供大衆須臾切麩命者大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者近通問失所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普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昇壇要憑美懺又於一時井忽枯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香鑪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過同福是時共歎怪福力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資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舍生又年別服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三十七頁 會 廿七

舟一夏不空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輒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寔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平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鵝鳴堆弟子等收斂起塔樹碑會昌侍中干志寧為文右此一驗出 聖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新羅筆

勅賦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盟

西明寺沙門釋慧操

受戒篇第八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眾病喻之良醫能消飢渴喻之甘露接濟沈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照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藉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勵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人身况能成就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八十七 第二 眾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菩薩

尼律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

濟羈野干身何况當得功德之身又華

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

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壽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

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

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

持此戒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

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又智度論云

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

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足

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濟是不可得

若無淨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若棄

捨此戒雖復山居服藥食草與禽獸

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方名聲遠布

天人受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壽終

之時刀風解身筋脉斷絕心不怖畏

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

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

身况復大人相報又成實論云道品

法苑珠林卷八十七 第三 樓觀以戒為郭禪定心城以戒為柱

要佩戒印得入善眾又薩婆多論云

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

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

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

無所依一切眾生由戒而有三戒是

趣涅槃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得

入泥洹城四戒是佛法瓔珞能莊嚴

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勝故秘故

但諸契經不擇時人說而得名經律

則不尔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

又依涅槃經云如圓護持戒乃至涅槃

命終不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刹隨

度海者摠乞浮囊度者答言寧殺身

命浮囊巨得羅刹復言不肯令施見

惠其半彼人尔時亦不施與如是展

轉乞微塵許彼人尔時乃至微塵亦

不施與菩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

如是煩惱羅刹教化菩薩令犯四重

護餘輕者菩薩不隨勸犯僧殘菩薩

不許勸犯波逸提菩薩不肯勸犯提

舍尼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不

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

法苑珠林卷第七 持戒 五

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
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
不毀犯三世諸佛禁戒與居士女等
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而
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
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
鐵丸終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
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大熱
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
越牀臥敷具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
三百鉞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
檀越醫藥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
鐵錢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
越房舍復作是願寧以鐵椎打碎此
身令如微塵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
信心檀越禮拜復作是願寧以熱鐵
挑其兩目不以深心貪視好色寧以
鐵錐徧耳攪刺不以深心聽受諸聲
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深心貪著
諸香寧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深心
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
深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
令行者墮於地獄鐵鬼畜生又發願

法苑珠林卷第七 持戒 五

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
與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得清淨戒不
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
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
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
述曰菩薩既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
退果今勸道俗自能仰慕者從受三
乘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
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
等悉能圓護是真佛子闍佛性門入
涅槃道

又十輪經云或有戒壞見不壞於聖
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知
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於
戒緩者不名為緩亦有四句分別可
知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佛為辯意長
者子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無病常解脫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不盜常大富自然錢財寶
七寶為言殿娛樂心常好男女俱不姓
身體香潔淨所生常端正德行自然明
不欺口氣香言語常聰明談論不吐塞
所說眾奉用酒食不過口無有謗亂意

法苑珠林卷第七 持戒 五

若當所生處天人常奉侍若其壽終後
二十五神迎五福自然來光影其輝燁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
七男六兄並得須陀洹道唯小者故
處凡夫母人旃陀利身得阿那含果
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儀旃陀
利行殺國中男女犯殺盜淫及餘重
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持國王召彼大
兄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自
陳特願弘恕我受五戒守身謹慎乃
至蟻子亦不敢殺不能為非寧自殺
身不敢犯戒時主奮怒勅市殺之復
自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志王欲
殺殺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令梟首次
召諸弟五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
瞋恚威盡便殺之次復召小子母子
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怒前殺六子
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曰
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
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
如塵終不興惡如一毛髮今此小子
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是故
念子既未得道或能失音良王教令

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我造罪根望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閹維之為起六偷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薄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陀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姪兩舌飲酒等過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後出剎賓國時剎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詣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此住龍即出去不敢停住今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

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

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齋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今時尊者日時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為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姓忿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顧影現漆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文為有風病顛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我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常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

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為此舍主我為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過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感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汗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卒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禪門戶得一剝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為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勿頭死血流汗身時女怪遲趨戶看之見戶不開嘆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拔頭髮令裂面目婉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踰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介耶女默不答心自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十疏 歸部

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器具迷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汗赤如旃檀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闍毗供養王即請師廣為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 共有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衛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咸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為法得名無為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所變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為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十疏 歸部

所重今此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眾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今時長老阿難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

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

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減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舍人滿二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舍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十疏 歸部

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算數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萬倍不可算數言辭譬類所能知及

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

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減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舍人滿二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舍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

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問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枚量是故佛言名為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

又校量功德經云四大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唯三寶勝故若起誘毀復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著域詞遠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異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今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者為其胎子受三自歸生已後有知見復教三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

稱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法句論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名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自知福蓋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地志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神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為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余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譬如陶家 埴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違罪福之要解與衰之本尊救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又僧護經云今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梵天

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為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聖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今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 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 不離念僧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住到第二切利天上為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為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豬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佛為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

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六節

憂愁天百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

恨難此座當為母豬以是為毒人趣

受身不敢為恐也佛言欲脫豬身當

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

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

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

天命壽盡來至雜耶離國作長者子

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

自歸其母媵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

怖而棄走母亦深怪見墮地語謂之

焚或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

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

由父言止此兒非凡凡人生百歲尚不

曉歸况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

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革類

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連適

過見傍兒言我和南舍利弗等驚怪

小兒能禮比丘見言道人不知識我耶

佛於天上為母說經我時為天當下

作豬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汝豈不知耶比丘即禪亦尋知之即為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為說法父母及兒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六節

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

其九是何

歸佛有三神 一名陀摩斯那

二名陀摩婆羅那 三名陀摩流支

歸法有三神 一名法寶

二名呵責 三名辯意

歸僧有三神 一名僧寶

二名護眾 三名安隱

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眾

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

佛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

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

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

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

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可稱計梵

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言

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六節

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

善神今當為汝略說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

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訶娑

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

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旃陀羅

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

主癱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訶樓訶

主癩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娑帝

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志坭哆

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婆薩

主婬慾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婆羅

主邪鬼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十段 鬼

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 漢言 善福

主塚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 漢言 善街

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麗婆 漢言 善非

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 漢言 善王

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修乾陀 漢言 善香

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 漢言 善施

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 漢言 善毒

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 漢言 善吉

主五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鉢摩耶 漢言 善山

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 漢言 善明 主

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反禰駝 漢言 善備

主注復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十段 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 漢言 善收

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 漢言 善淨

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度伽地 漢言 善品

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梨獸 漢言 善結

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 漢言 善善

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 漢言 善功

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 漢言 善願

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駝 漢言 善因

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歌 漢言 善照

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呵婆 漢言 善主

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 漢言 善至

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 漢言 善載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第十段 鬼

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周陀那 漢言 善音

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辜陀羅 漢言 善妙

主厭禱

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

善神儿有萬億河沙鬼神以為眷屬

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

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

出入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

梵志言諾唯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

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

然後施音何耶云何名為三歸佛言

善男子為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

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如

汝所問云何三歸者謂佛法僧佛者

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

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真受破

煩惱因得正解脫或有說言若如是

者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

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三法

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
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
無有持者如來出已則有持者是故
應當別歸依法如來出世及不出世
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
受者佛弟子來能受故是故應當別歸
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為法無師獨覺
是名為佛能如法受是名為僧若無
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

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為歸云何為趣
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
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
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為趣問曰歸
者為歸色身為歸法身耶答曰歸法
身若余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
是法身器故害得逆問歸依佛者為
獨歸一佛為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
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
雖指一佛為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
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
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
耶答曰若廢三從境界別塵沙若廢
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三法

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
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
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
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隱中當
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隱中比丘以
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一下
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
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
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
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復言歸依僧
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
有者必不見殺身體疲痛即求出家
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
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
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
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小許命在
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
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
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
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
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十八戒之

法苑珠林卷十七 第三法

授云
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
法竟歸依僧竟初三歸依竟即發
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教屬已
故薩婆多論云若導重心受具教
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其教無其無教
是作死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為求受歸趣者
是人為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者如迦
尸女痲不能言餘人為受者得自若
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姪
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見无
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
問曰摠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
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

依佛歸依佛竟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五十二 盟 舊二摠受者如前

受者是也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佛若師言佛弟子言

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

今或言不出口或逐師語不具又不稱已名字並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

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

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親汝能持不胡夷領頭答

言好亦得成受戒

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

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无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

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

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

皆得成歸无受戒法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

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

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

三歸者如西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无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

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藉羊羸蛤等並不發歸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

問曰若尔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

問得從一二人各受一歸答曰不得

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盟 西明寺少門釋 道世撰

受戒部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第四此別六部

迷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術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

教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說於信

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教修本教者

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因者殺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

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

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殺之因自證乎

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盜不義而義數守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遠

道律卷第八

第八

道

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
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扼網持綱
萬目開張振機取寓以離寒暑復何
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
修昧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
百氏倦形神於宵夜喪耳目於良晨
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
則無欲而不辯矣始知吞舟之魚不
產溝洫之水鵬鷗之鳥豈翔尺鷃之
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
咸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汗比丘尼
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為白衣
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
世間戒以是人為業所汙亦障聖道
故不聽出家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
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
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
此須白者
為國王禁
前不許受戒所以須白也
既問聽已誰有出
若先不禁不勞須白也
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
更言問評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

道律卷第八

第八

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

大德憐愍故聽一說須將若受聲聞別解脫
戒祇能發菩提心八位從小
乘心出家五人

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

之父母妻子奴婢國王並聽不若言

聽者復應問言汝不負佛法僧物

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

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

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

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

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

無根二根人不汝不愛八戒齋不犯

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

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

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

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眾

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

子此戒甚難能為沙彌十戒大比丘

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

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

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

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令欲

得無量利益能志心受不若言能者
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

道律卷第八

道

九

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

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於外道

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

外道邪眾汝能如是志心歸依於三

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日親近

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志心觀其

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

六月日和合眾僧滿二十人作白羯

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

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志

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

身若僧聽者僧皆默然不聽者說一
便得若非信非善來正信若不須受此翻邪三
歸六月說立問遮難教令悔悔已即與授五戒
入戒三歸便
得不問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眾

人前受故智度論云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我

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

三我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三我證知我

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

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為優婆塞說

五戒如是汝盡受持何等為五一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諾論

言諾諾諾云能無咎

二盡形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三盡形壽不邪淫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邪淫是事若能當言能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受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六齋若能持者並須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為不殺戒優婆塞餘文如前三歸依第三編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

戒相部第四

下受八戒亦可此法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答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

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姓他妻盜他雞殺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殺戒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食雜食葷辛等皆不得犯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食我今略說十種因緣一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屢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二驢騾駃駃狐狗牛馬人畜等完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眾生間氣悉生恐怖如狎陀羅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穢故七令諸呪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染味著故九彼食字者諸天所棄今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子妄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安遂至人字自民不

忍即便謀反如班足王經說

又涅槃經云夫食字者斷大落種行住坐臥一切眾生聞其臭氣悉生恐怖譬如有入近師子已眾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恐是故菩薩不習食字也義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蟲盡須濾看還置本處欲有行動亦須費囊袋自隨若受不盜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故智度論云橋梵鉢提試看一粒穀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卅中為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咽食若受不邪淫者如智度論云除已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淫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亦須謹慎謂防乳竭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八條

且

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
處及一切女人為父母兒所護出家
女人等為法護故亦名邪姓若無主
女人眾人前自來為妻如法者不犯

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
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

禁之

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虛無問境
之虛實並犯

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慎口律
儀及淨命耶

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
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

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
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攝三

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
諸善中實為最大

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
名綺語或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

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惱
心說故皆名綺語

又摩德勒伽論云為他傳罵皆得罪
故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九條

且

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
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
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實故是妄語不
以分離心故非兩舌惡語說故非惡
口餘句類互可知

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離綺語
一種必不相離

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語兩
舌惡口義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
論傳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

寄有平則無過也不令芥芥在口中
若受不飲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

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

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
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

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
故二眾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

無恥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復
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

而散失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
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為愁本何以
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十條

且

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
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
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
何以故醉悶憤惱無所別故十八不
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

十一近朋黨惡人二十二疏遠賢善二
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

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
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

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
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

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
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

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
中三十五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

騷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

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
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

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
販賣弓刀箭稍自有者聽直賣不得

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為業自
有者聽直酤四不得壓油為業外國
府中有蟲故犯准此無蟲應不犯五

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殺蟲故如秦地
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

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
屠兒姪女酒肆國王拘陀罪舍等有
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擄捕
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為亦
不得親近如是人等

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
家乞食

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
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
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眾三或多
語笑四或瞋或鬪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
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
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
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
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
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
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
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
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
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

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
得中罪可悔第二用不內色殺者若
人以木石刀稍弓箭等令彼死者同
前得罪第三用內非內色殺者以手
捉木石等打令死者得罪同前復有
不以此三殺但合諸毒藥著眼耳鼻
身上食中被褥等中令彼死者亦同
前罪

若優婆塞或作火坑謾心造者若人
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墮中
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
可悔若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輕
罪若剋心唯為人造火坑不通餘者
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
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口
業呪術令死或有歎死讚死或有氣
力人心起惡念令死或墮胎令死得
罪重輕並同前准不犯者或有行來
出入俱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
內律具說

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
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並得重
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
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
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
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
五受寄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
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
物犯不可悔一非已想二不同意三不
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
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
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
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

第三姪戒者邪姪有四處一男二女
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
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
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
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姪謂口大
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
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姪謂口及大
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姪未和
合者犯不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
不姪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姪

律疏卷第八 第五法 四

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
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姪犯不可
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
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
後永不得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
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音
不犯

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身身二戒身
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
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
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
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
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
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
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
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
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
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
我義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
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
有一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
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

律疏卷第八 第五法 四

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
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
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
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
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
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木
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
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
人者是名為酒若嘗咽者亦名為飲
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
酒若飲麴能醉人者若飲糟若飲酒
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
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
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
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
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顛狂心亂病
惱不覺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
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
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儀但取要為五
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

律疏卷第八 第五法 四

分或有無分或有分或有滿分若
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
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
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
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
歸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受
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介
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
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
是一分行若受二戒是名少分行若
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
滿分行斷姪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
更作誓言我今於自_夫不復行姪是
名五戒增一阿含經示云一分二分得
受問曰既得漸受可從五師各得
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
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五不死報

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
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
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
佛受亦得

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今受不
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

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復少善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卅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卅戒是戒不堅如絲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卅戒者不能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受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二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有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奮掘魔受於卅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奮掘魔破於卅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
殺戒有五神
一名波叱羅 二名摩那斯

三名波女羅

五名頗羅叱

盜戒有五神

一名法善

三名僧喜

五名慈善

淫戒有五神

一名貞潔

三名淨潔

五名蕩滌

欺戒有五神

一名美旨

三名質直

五名和合語

酒戒有五神

一名清素

三名不亂

五名護戒

四名呼奴叱

二名佛奴

四名廣類

二名無欲

四名無染

二名實語

四名直答

二名不醉

四名無失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普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官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

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

五王其名如是

神名蔡勿毗念他已

主護某身辟除邪鬼

神名輸多利輸陀尼

主護某六情悉令具足

神名毗樓遮那世波

主護某腹內五藏平調

神名阿陀龍摩地

主護某血脈悉令通暢

神名婆羅桓尼和婆

主護某爪指無所毀傷

神名坻摩阿毗婆歌

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

神名阿修輪婆羅陀

主護某所啖飲食甘香

神名婆羅摩重雄雌

主護某夢安覺歡悅

神名婆羅門地鞞哆

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

神名那摩呼哆耶舍

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毒所害

神名佛馱仙陀樓哆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十子法

主護某關諍口舌不行

神名鞞闍耶藪多婆

主護某不為溫虐鬼所持

神名涅埵醯馱多耶

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

神名阿邏多賴都耶

主護某舍宅四方逐凶殃

神名波羅那佛曇曇

主護某平定舍宅八神

神名阿提梵者珊耶

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燒

神名因壹羅因壹羅

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

神名阿伽風施婆多

主護某不為外氣鬼神所害

神名佛曇彌摩多哆

主護某不為災火所延

神名多賴又三密陀

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

神名阿摩羅斯梵喜
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
神名那羅門閻兜帝
主護某不為傷凶所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十子法

神名鞞闍耶乾耶波

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

神名奈鞞闍毗舍羅

主護某除犬鼠變怪

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住

主護某不為凶注所幸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

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

闍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

羅刹終不燒近若到盡道家亦不能

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

帶佩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夢縣官

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闇謀口舌闍亂

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

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

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

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

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

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

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
音某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
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虺悉自縮藏
不害人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十子法

八戒部第五 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圖眾聖式遵萬

靈依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

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

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

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為功不已情過

乃彰但善惡由已起則昇沈不作則

已作則業成業繩或網膠固彌密自

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

懼求果汝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

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

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

如太山崩五體殷重歸依三寶敬誠

迴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

意標心為成三聚淨戒為救四趣衆

生此則功超入天德齊佛位故智度

論譬同猛將亦為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

戒耶答曰前八是開閉八惡不起諸
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謂禁
止六情不染六塵齋斷諸惡具修眾
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
名定體體容小別齋者過中不食為
名戒者防非止惡為義故薩婆多論
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
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
中眾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
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為一豆耳又
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
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
善皆滅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
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
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
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
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
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
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為
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

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當持時多
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
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
也譬如儒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
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
日之勲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
復如是

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
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
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
受持此戒福最多少也

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
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凶
喪令人不吉是以劫初聖人教人持
齋修善治福以避凶喪是時齋法不
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為齋後佛出
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
過中不食是功德持人至涅槃樂
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
使者天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眾生
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切
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
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

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日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安語若持一日
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是為實說所
在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
隱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
多

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輩於此六齋日
惱害眾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劫初
成時有異梵天子是摩醯首羅等
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
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血食以著火中過
十二歲已天玉來下語天子言汝求
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
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血食
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為惡
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
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
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
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
日有大勢力惱害眾生諸鬼之中摩
醯首羅最大第一月之中皆有日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卷

四

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
 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
 有二日分謂有一日十六日其月二
 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
 摩醯首羅為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
 四日為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為
 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
 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
 因緣故佛教眾齋戒以除其患也
 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曰佛言世尊
 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
 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
 正月者少陽用事萬神代位陰陽交
 精萬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子正
 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
 養萬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
 用事萬物代位草木萌類生畢百物
 懷妊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
 持五月十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
 長萬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
 萬物畢終衰落無牢眾生蟄藏神氣
 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卷

四

十五日春者萬物生百父母者萬物長秋
 者万物收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沒天地
 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
 神故令長者提謂曰佛言三長齋何以正
 用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
 時天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八扶一
 月六癸三界皓皓五處錄籍眾生行
 異五官典領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
 格萬途詣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
 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等俱用正月
 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
 王目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
 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
 十日所奏同不平均天下使無枉錯
 覆校三界眾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
 即生天上即勅四鎮五羅大王司命
 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陰罪名
 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
 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
 五羅四王地獄王阿須輪諸天案行
 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
 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
 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

法苑珠林卷八

第七十卷

四

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
 秋秋分立冬冬至是為八王日天地
 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
 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
 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
 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
 致生善處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
 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
 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禁
 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
 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
 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
 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
 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
 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
 十善無願不獲
 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奈國有
 屠兒名曰廣額於日中殺無量羊
 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
 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
 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况復

佛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 持戒第九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後世眾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賢惠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為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兒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國中多有甘果嘗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中得一顆奈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主王食此奈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奈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奈園監啓王此奈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盃感奈與之遣持奉王并騰

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念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圍監奉奈具說龍意王聞其言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目龍索齋法仰卿視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目至家甚懷憂愁目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家堂柱每見光明試破看之僅有異物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贈還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

上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入獸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怒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眾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眾物其人憍逸立瓶上侮瓶即破壞一切眾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逸自志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音樂或貪飲食種種戲

突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為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

又善生經云若諸真人常勸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避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絕莫使與終身戒相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齋但應具受為得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懺悔之法如前懺悔法說簡人問其違難如前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日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為淨行優婆塞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

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為淨行優婆塞竟法華經卷第八

既受得戒已次當為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熏衣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

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為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

界之樂願諸煩惱消除速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音奉

此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

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

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女人受戒不假袒解

白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

者

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迷日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想云破戒又不許木手八尺牀

上坐臥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盥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十

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名破戒

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清淨非是破戒

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陛下足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辨體貴不合聖下四約人辯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聖一金牀二銀牀三千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牀父母牀座不去尊座

第七科位者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叉戒不答八戒是以此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處應在五戒優婆塞上聖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論將八戒譬於俾將

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素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優

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依如西域俗人信持五戒八戒者始得喚為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聖不同漢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染雜濁者雷同呼為優婆塞等亦稱為賢者無鑿之甚勿過於此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七十一

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性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為自賤身欺餘是非賢者法復何等為賢者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譽亦不欺是名賢者法也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杖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杖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我今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斷淫泆遠離世樂我今日一夜除斷淫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我今日一夜遠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酒是放逸處我今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椽草蓆為座我今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椽草蓆為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偈說曰殺盜婬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

高林過中食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聖人所捨離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

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綠

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空

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子

婦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

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

一為牧牛齋二為尼律齋三為帶法

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

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

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

居家利養念美飲食有養身者是為

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

第二尼律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

地受齋戒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

今日齋不敢為惡不為妻子奴婢非

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律外道不

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帶法齋者內

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

耶

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

慈念眾生不得殘害蠕動之類如清

淨戒以一心習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若第九法 四

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

思念方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

一心習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

念厚室修治梵行不為邪欲如清淨

戒以一心習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

念至誠言不為詐心口相應如清淨

戒以一心習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飲酒不

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

習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

著華香不博脂粉不為歌舞倡樂

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

臥好牀卑牀草席消除睡眠思念經

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

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受戒篇第八十七

十善部第六此列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惑

為山基於一實為佛起於初念故萬

里之剋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

始心而固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

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

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

此量情如何輕悔如經犯重罪人比

此間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

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

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

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

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

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弗

可除滅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

八三乘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

法苑珠林卷第九 法苑珠林 四

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道分故未會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須中品十善謂一食須上品十善謂從且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眾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親從近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小燭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尚然何況善力也懺悔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九 法苑珠林 四

預作輒然起善內無執轄後遇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眾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聿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聿女人云譬如有牛馱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軛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減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况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減罪何有得理提聿自言當設何方今得罪減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重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聿聞已心大歡喜愛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

法苑珠林卷第九 法苑珠林 四

辯才言尊向所說減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淫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妒瞋恚偷慢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減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眾生令其得樂眾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眾人前受具修威儀胡跪合掌請一戒師云我某甲今請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此雖無文然相受大戒請師慈愍亦無不請師慈不如此請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中人天之足履得受必果其由師訓豈得不請對大眾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

法華經卷九

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
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蓋形受十
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
盜不邪淫是身善業不妄言兩舌不
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瞋恚憍
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為十善戒
法

第二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
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
經云尔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
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
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
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
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
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
善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
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
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
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
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
香華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憒作
樂離歌憒想乃至菩提不坐卧高廣

法華經卷九

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
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
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
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
時於其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
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如是我某甲歸依佛竟
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
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
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
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我某甲盡形壽
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
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
見竟如是亦得非工文淨意無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自受持十善業道
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
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
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又文殊問
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
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
女非男女等是善薩犯波羅夷

法華經卷九

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
男女等是善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
心是善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
盜想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
心犯波羅夷
又梵網經云佛告諸善薩言我今半
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善
薩乃至十地諸善薩亦誦是戒諸佛
之本原行善薩之根本若受戒者國
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
林天六欲天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
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
人但解法師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
清淨者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
提木叉若受善薩戒不誦此戒者非
善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善
薩已學一切善薩當學一切善薩今
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類應當學
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殺殺人殺方便讚歎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八款 四

殺見作隨喜乃至呪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使意殺生是菩薩第一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呪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鍼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姪教人姪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姪姪因姪業姪法姪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姪而菩薩生孝順心波度一切眾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姪不擇畜生乃至母姊六親行姪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亦生眾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見邪業是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九款 四

菩薩第四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眾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過緣而菩薩開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已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已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鍼一草有求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款 四

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眾生中乃至於非眾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誘三寶教人誘三寶誘因誘業誘法誘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誘佛音聲如三百鉞刺心沉口自誘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誘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

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又應當學於而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

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

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入萬威儀品當

廣明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戒法並須當學以文繁不述學者後也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

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於諸眾生

得無所畏二於諸眾生得大慈心

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病惱為事決斷

五得壽命長六為非人護持七寤寐

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

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

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

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

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殺害

長壽眾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具大果報為事決斷二所有財

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眾人愛

敬無有欸足五游行諸方無有留難

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

寶自然速得九得財不散十身壞命

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

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

上菩提是人不久到菩提時於彼國

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服瓔珞莊

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淫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得諸根律儀為事決斷二得任

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眾人喜樂

五眾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

過八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

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

淫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

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

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

不行邪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眾人信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

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

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

五眾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

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誑語言必應機

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

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

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

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

無有生具眾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

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

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

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

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

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

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

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

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

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得柔軟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

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

畏語八不敢輕訶語九法語清辯十

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

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

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

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徧離諸

惡語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 會
實事四不為明人所嫌共住不離

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

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默

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

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

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

上善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

時於彼國土端正眾生來生其國強

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

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眾

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

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

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

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

向無上善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

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魔怨又諸外

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眾聖喜

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

顏容端正七見眾生樂則生歡喜八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一 會
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

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

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

迴向無上善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

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眾生悉得

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為

十一心柔善明侶賢良二信有業

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敬信三寶

設為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

怪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

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

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

見八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

相會過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

者是名休息邪見得十種功德若能

以此善根迴向無上善提是人速滿六

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

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

嚴眾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

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 此別有十三部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十二 會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優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心須形受菩薩淨戒可

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

平等而受慧牙因斯以成定水浴滋

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

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惟斯戒本

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竺門曇

無識者賣此戒經又優婆塞法東渡

流沙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

進法師者道心起絕慧力勇猛流聞

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

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

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

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

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

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

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

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為菩薩勝地超

週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為法弟既而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七十 頌 卷

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禁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導師禮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介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雨大千謹撰茲記錄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為諸菩薩給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

梵網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不睡酒六不自讚毀七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食九不睡十不誑三寶是名十無盡戒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眾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為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為畜生名為邪見人名為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

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為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為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况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七十 頌 卷

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為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三四十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眾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為開示瑩淨

又梵網經云尔時智者向十方佛為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遙見是入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遙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法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尔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眾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七十 頌 卷

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眾彼世界中某甲國王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為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媼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

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同見同行者而菩薩又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送禮拜二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尔者犯輕垢罪

箇德部第三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七十 頌 卷謂地持最為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

轍擬為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
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
眾俱是然七眾之中比丘最上比丘
之內又定者宿為勝然者宿之德復
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
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
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彰
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為師若
全無此行則不任為師弟子者亦具
種性發心方聽受戒

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
薩戒先請佛菩薩為師請云弟子某
甲等普及法界眾生奉請釋迦如來
以為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阿
闍梨奉請彌勒菩薩為教授師奉請
十方諸佛為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
以為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
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既請得師
是以次為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
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
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
故聽許三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
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

知犯不犯深汙不深汙柔輒中上及四
十二戒亦須諳委然後對佛為受若
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帶同此例
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
或一日於道場內偏袒右肩禮三世
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薩禮
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乘
功德及禮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
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三作是言已長
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滌內心方堪
得受凡汙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
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
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
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
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
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
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
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
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
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
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

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
不得成若會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
者對手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
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遮罪耶不得
與七遮人受戒七遮者一出佛身血
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
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
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
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
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
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
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
授一切眾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
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
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
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
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
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婬或
教人殺盜婬或見作隨喜或自安語
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安語兩舌惡
口綺語或見作隨喜或自貪瞋癡或
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眾罪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五

不生慚愧失善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眾罪永斷無餘忘心敬禮一切諸佛一備亦得 二福彌善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為受戒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妙法殊汝是善薩不答言是戒師若聖若立問者皆得所以聖得者為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為戒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蓋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

第二問發善薩願不答言已發善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

第三問其漸頓依善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善薩戒法善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眾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善薩戒亦無是處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五

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淨前善薩亦得 淨發大乘心直受 善薩戒亦得也

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善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善薩所住戒過去一切善薩已學未來一切善薩當學現在一切善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今言善男子者止為一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胡跪白云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善薩眾我今於諸佛善薩前受一切善薩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五

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善薩所住戒過去一切善薩已學未來一切善薩當學現在一切善薩今學說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證先請善薩後請於佛祇請善薩者謂大地善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胡跪戒師為起禮於十方諸善薩眾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善薩眾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善薩等此某甲善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善薩戒我為作證說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

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眾生現知見覺令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為作證三說以其白故無量諸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妄法斷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悲游騰十方廣度眾生不辭勞倦一切眾生咸同此登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極要有三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

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為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得戒已須識戒相如其受時了達輕重功能多少並且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為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眾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眾生前人慚謝不受其慳無慚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波羅夷此即

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眾生戒者四無量為心四攝為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眾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眾生行佛行趣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為行者謂布施愛語利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寤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捨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復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戒者誦之知受戒時即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

法苑珠林卷中十九 第七十七條 羅

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暇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不得邪淫不得宣說四眾所有過罪不得酤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暇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宋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為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為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為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比五四重後加善隨不得為貪利養故自讚其身等如前一波羅夷初四重便為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剥皮為紙

法苑珠林卷中十九 第七十八條 羅

刺血為墨以發為水折骨為筆書寫佛戒麻皮製紙綃等亦應惡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為箱威經律卷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不得蓄刀仗弓箭箭販賣輕穢小計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貓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闕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擗搗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為利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術工巧調鷹方法和合毒藥都無惡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誘三寶詐現親附口偽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准通禮三拜彌善

法苑珠林卷中十九 第七十九條 羅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升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為大眾敷演法要籍聖加被方得宣釋大眾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眾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識欲知報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為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興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既余後念亦然皆待請方說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眾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眾生聞法寤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為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信壅沙障業然諸眾生既聞法已寤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眾生盡未來際常

無斷絕

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眾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

治我無始已來自作教人誘法之罪
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
治我自作教他誘佛惡業之罪此則
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剎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眞實無雲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二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眾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眾生界若盡
心可緣界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復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 因見諸眾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況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怖慕
是故我慶悅 稽首諸法藏

迴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眾生內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眾生善根
以自作作業 望消已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許
盡迴施眾生 即復為眾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今究竟解脫 彼既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眾生 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禮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 初有十大願止諸論文
白下論願並是人法可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
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
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末曾有
法輪

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善權正行
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眾生三
乘善根

六承事願願住諸佛土常見諸佛常
得敬事聽受正法
七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
能修行眾生
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常不離諸佛
菩薩得同意行
九利益願願於一切生處常作利益
眾生事無有空過
十正覺願願與一切眾生同得無上
菩提常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為諸眾生等
作真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眾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冰獄 普照闍闍國 於彼諸眾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愍密滿虛空 諸有執惱處
扇之以清涼 愜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眾生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三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 願作樂樹王 徧覆眾生界

法苑珠林卷九

第三十三

四

莫

見聞及服藥除病消眾毒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次以真如味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色香美味具於諸眾生前
一切皆示現隨其所味樂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是食介乃消願我作衣服
輕軟色微妙小大隨形量溫涼稱物情
等心施眾生決定無有餘今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
善根施與一切無邊眾生悉共迴向
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
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為陀羅
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日下二日
中三日上四日上上若為現樂怖畏
惡名或為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
求離諸難是為下人持戒若為世間
福樂堅持禁戒是為中人持戒若為
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為常樂涅槃
是為上人持戒若為憐愍眾生專求
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
規招勝樂是為上人持戒故智度

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持戒者生
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
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
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
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
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
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
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
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
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
心難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
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
為開示瑩淨故長也

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
心諦聽我今欲說三出諸佛菩薩成
就利益一切眾生功德戒如是住菩
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
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
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
犯有三種有較中上若較中心犯是
不名失若增上心犯是名為失何

者若上若犯上四數數樂犯心無慚
恥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若
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
重即為永失菩薩不介何以故此丘
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
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
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
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
戒在身謝戒止故短大乘戒也依毗
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
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
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
緣逼欲捨戒者不必更從出家人邊
捨趣得一人即成捨述曰若有犯戒
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為之後
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
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
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亦所言
四重者謂盜滿五錢成重非戲行姪
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
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
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
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誤錯若不許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條
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遺問若捨時

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

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

捨時對白衣亦得

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

捨戒欲似下阪棄珠所以甚易

故四今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為

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

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為優婆

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

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

前罪後受亦得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勝無謂聲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眾蕩心骨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未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令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 略引十驗

齊沙門上統 晉沙門慧永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曇邑

宋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條 唐居士夏侯均

齊上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

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

道俗鬪鬩被服縵條唯受五戒十戒

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與鵝磨

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

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

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

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

西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

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

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讖其時大律未

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

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

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

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

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

大律本文第刪集現世流行號為

新羯磨于時尼眾來求受戒支法領

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

戒不論尼眾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

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

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比丘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條 尼眾問曰汝誰邊受戒尼眾答曰我

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

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為還本國化

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

人墮黑嶺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

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

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德本

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

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七餘年

後至魏文帝三年內敕設無遮大會

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

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時即有比

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

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曰振旦

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

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為汝上兜率

奉問彌勒世尊得不來報即便入定

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曰僧尼

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

云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

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

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

汝到振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

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即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五

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徵其時

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

五戒乃有無數即號為華手比丘當

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住西國

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華手

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

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

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

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

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荅曰西域正

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

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

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徵故戒福永傳

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

素自然清心剋已言常含笑語不傷

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

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

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

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

常有一虎人或長者輒驅令上山人

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博晚還山

至烏橋烏橋管主醉騎馬當道遮永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五

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

驚走管主倒地永捧慰還因令致疾

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

意恐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

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

戒律執志逾勤雖沈疴苦而顏色怡

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從欲起

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

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

異香七日乃歎

晉新陽縣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

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

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

陽縣虎災將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

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

兩安嘗游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

早閉門問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

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

喜如驚驚跪伏安前安為說法受戒虎

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巨村人追虎至

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

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

廟田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五

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

見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寤

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

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

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為師

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

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

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

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

詰後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

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

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

神觀以外國二鈿禮拜辭別倏忽不

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齊琅瑯嶗山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

家游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

成務宋末游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

紹杭迹人外隱居琅瑯之嶗山把度

清卓待以師友之禮及捨所居為

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

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

法苑珠林卷九

當世古

動自度居之群妓皆息經歲許閒忽有人焉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新尚度前之尚形甚清雅用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以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新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坐夢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須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與度合味甘而冷度所苦即聞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蕭子良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

法苑珠林卷九

當世古

耶臨沂人乘禁無疵陶練眾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矢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右五驗出梁高僧傳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眾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眾人行聲及往掩捕扁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為魚受戒魚皆迴頭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葉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

法苑珠林卷九

當世古

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道人而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雒州置塔於漢王寺初遠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數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二驗出唐高僧傳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留宿夜僧設松栢末以供養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擅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被僧衣為懺悔且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新木瘞之而蘇自推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七之 盟

木出歸家家入驚愕審問知活乃喜

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

官府入大門又巡街南行十許里街

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

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

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

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咒

師呪神見打甚困袒衣而背青腫官

曰稽過多各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

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

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

法義按簿其多盈一牀主典對法

義前披檢云去簿多先朱勾畢有未

朱勾者則錄之曰真觀十一年法義

父使列未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

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

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

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

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

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

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

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八之 盟

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

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

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貪

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

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

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

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

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

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

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

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且以掌印呈

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

送出至其家內止黑義不敢入使者推

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

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

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

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義與法義隣

近委之王為臨說右一驗出 冥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

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

作牛頻經苦誦誦云普三度於隱師

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八之 盟

日苦使後為勤當受戒是實不虛始

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精力酒好

關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為隱師弟

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 冥特指道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處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西明寺沙門釋 慧嚴

破戒篇第八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說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毫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眾守愚不識長棄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悠悠白衣業識風馳昏沈野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深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勸省已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師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取改所以如來棄捨我

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誠已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眾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忖愚慙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墜臥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汗身仰視岸人却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技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入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救可技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憶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捷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亦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住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立則鬼言大賊入僧坊城邑宅中鬼復埽其脚跡一切

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眾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為八一作愚癡二口瘡瘻三受身矧陋四顏醜惡其面側換見者豈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

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洩哩起況舉足下足去來屈申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况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今一毛以為百今若有惡比丘立受人信施如一毛今隨所受毛今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食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食於我法中出家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為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四法 盟

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
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亦時
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斲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
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有
慈悲現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
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
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
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
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
陀羅如是旃陀羅為一切人之所捨
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
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
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
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牙如
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
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一不宿死屍如
鴛鴦為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與鬼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五法 盟

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
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
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
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
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
何等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
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
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
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
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
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
門之賊四者目讚毀他是名第四沙
門之賊迦葉譬如有入具大勢力於
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
樂具刀仗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
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迦葉白
佛言其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
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
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
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
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
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嫌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一不宿死屍如
鴛鴦為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與鬼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六法 盟

妒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
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
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
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
地獄何等為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
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
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
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
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

今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求未
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
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
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
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
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
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
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
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
一切若減一切不能聞彼愚癡衆生
不信之音世尊我寧空於一胡麻上
滿於一切若減一切不能聞彼不信
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
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一不宿死屍如
鴛鴦為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與鬼

法苑珠林 卷第九

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旨世尊
我寧受於一切眾生賤惡罵辱搥
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
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誑佞者心住利養中由食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心常緣利養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某是我親友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敗壞寂靜心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由利毀敗故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
業常順生死每處暗冥若聞禁戒廣
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
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
同俗復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
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
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
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
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
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
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
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法苑珠林 卷第九

又成實論云不為修善故食則唐養
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
應食人之食

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
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
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惡道猶
如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
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
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音何如折
一椀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
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
堅樂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
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
中為是逆賊為是法賊為是欺誑詐
偽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
為世樂奴僕

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
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瘦墜樂彼得已
便自食噉不起深著之心亦無有欲
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
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
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介時彼獸王
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

法苑珠林 卷第九

深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
亦復如是不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
便自食噉起深著心生愛欲意不知
出要設使不得常牛此想念彼人得
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義他
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
猶如群豬中有一豬出群已詣大糞
聚此豬飽食屎已還至豬群中便自
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豬不能得食
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豬
也

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
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
觀視星宿日月風雷雨電霹靂不淨
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連使
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
口食若學種種祝術卜筭吉凶心術
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雜口
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
利美食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
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
凶廣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
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七

五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七

五

法苑珠林卷第廿一

第七

五

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為

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

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

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已偏親

於他生嫉

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

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

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

煮鱸鱒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

丘亦尔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

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

互相誹謗言其比丘有如是過汝莫

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貪窮之因

即是成論五慳之中家慳攝也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

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

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

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墮寤無

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

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

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

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

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

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

譬如餓狗憚惶沿路過值殍骨又無

實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

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

骨上安謂甜美或饒或舐或舂或吮

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利帝利婆

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游此路

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

是念彼來人者特無奪我所重美味

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

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

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為餘事豈復

求此無實赤塗之骨鏤耶舍利子白

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

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

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

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味必能奪

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可佛告

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

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著屎尿

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

委棄不修正捨此之比丘我設其行

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眾

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為如是等諸

惡比丘說此譬喻

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

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故求於佛智行

毗梨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

於已身尚行惠施况復規求妄想

惡法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

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癡丈

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餘者為

重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

為求安想貪嗜惡法起慳嫉者舍利

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

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

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

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識汝從何來乃在

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護交顧

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

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

利子由諸施家計其衣鉢飲食臥具

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具生什物彼作

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物施後來者

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重

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

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安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眾嗾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家生慳嫌者速滅一切所有白衣法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以失破因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介之時十二部經沈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游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介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

◎法苑珠林

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信心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頂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空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諛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道法多起罪行

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

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二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卧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卧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葶藶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若無讀誦心無禪無漏盡雖有比丘形如是非比丘寧食蛇毒蟲及以煇金等終不破禁戒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箇云

沙門經卷之九下 第十七

五

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以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杜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等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鏢以纏其身若持鉢于盂則是盛煇銅器若所飲食即是吞熱鐵丸飲熱煇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牀榻是為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入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檝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檝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烱銅若言飢者聖之銅檝吞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

破焦然五藏爛壞直過這地此諸人

沙門經卷之九下 第十七

等由宿行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檝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或有狀惡王法使假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若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切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余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

解作樂園慕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

沙門經卷之九下 第十七

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鑿錢灸合和湯藥診脈處方男女交雜因斯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眾善不住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

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眾僧大海水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余時比丘將一沙弥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繞沙弥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

沙弥言汝今還去道迫多之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弥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弥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繞沙弥以土盆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弥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弥言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提耶答言持是錢來師云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

尔時大目捷連共專頭沙弥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弥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弥為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嘆沙弥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日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弥捉金銀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

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尔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此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智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尔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

還欲取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任客舍家主

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井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糞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

卷第九十

第五卷

鬼

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顧下走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尊客吾馬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敬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且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迥遠時日逼暮從女寄宿女即報言慎勿留此且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其丁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進見鬼所噉人骨體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乃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

卷第九十

第五卷

鬼

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姪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腹中鬼聞人氣謂婦言今得冥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冥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為而舍宿尊尊客令吾被逐難免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冥乎鬼言只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靈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冥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冥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不敢說耶婦言但為我說之我當與卿冥鬼因為說三歸五戒鬼初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執口誦男子於獲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還善神五千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宿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今良家之女為鬼所掠吾來作妻悲窮無訴今

卷第九十

第五卷

鬼

蒙仁思得聞佛戒離於此鬼後還道逢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余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波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道皆得富貴受安隱樂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法言於是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

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令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日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姓女鬼神以刁擗割其陰又有鬼神烺銅液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取食之長者執持恐怖顛掉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空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

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各於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三歸及五戒法持自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華懸幡蓋供事三寶從今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為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輸王小目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勘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入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

頌曰
 茫茫恍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危漏剋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謹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詭噬 淨眾不納 損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縲

感應緣 略引四種

晉沙門生曇遠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曇 隋沙門釋慧曇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生曇遠年二十餘白哲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入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為作唱說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竊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歎歎悲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

右此一驗也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檢送經二日蘇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親自說言始因

黃華第九十 卷第九十 五

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徑造牀前日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室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徑艱危示道登躡驅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闔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荷幘倨傲牀坐安貌嚴肅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衣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歛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此遂常講常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而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盪閭齋沸火而前路轉閭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

黃華第九十 卷第九十 五

門裏聞聲轉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嗷呼之響門裏轉聞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义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杖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空盡碎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捨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須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依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稱誦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三派 五

彌回 宋沙門釋曇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病而止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轆轤來銜鞵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即特往詣官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排輿著屍掖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也右三檢出 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許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等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監我令後生開寤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將分草座曇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地貞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徧體血流如刀割處借

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勸
色曠曇改變布薩安充堅義刀暗
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過情懺悔
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
常業臨終之日異音迎之神色無亂
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邀享 右此
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取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部

受齋篇第八十九

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受齋篇第八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
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餐之供福
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起天報所以
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
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
時有一人賣牛漣大姓留止飯教持
齋受戒聽經已乃歸婦言我朝相待
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余七
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日一日持齋有
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日少病
二日身安隱三日少姪意四日少睡
五日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
也

又波斯匿王欲賞未利夫人香瓔
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
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
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
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
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
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
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介時鹿子母毗舍佉平
且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
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
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
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
齋二者尼揅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
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
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
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
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
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
在彼處宿止如是有入若持齋時作
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
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
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持齋

三

合消明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
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
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
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肆齋耶若出
家尼肆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
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另
仗如是南西北方亦尔或脫衣裸形
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為
真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
尼肆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
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
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
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其人盡形壽
離殺斷殺棄捨刀仗有慚有愧有慈
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蟲於殺淨心乃
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
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
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
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
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
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
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達
得四沙門果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持齋

三

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
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
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
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
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
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幸
此龍欲作何等答云我欲殺取商人
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賀取捕者不肯
乃至八牛方言此字多美今為汝故
我當放之時商人放龍女去已念言
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別
池中隨逐者之龍變為人語商人言
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
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恚無常
或能殺我答不尔前人繫我我力能
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
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
者小住此中我先拊擋即便入去後
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
人問言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
半月中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
龍女為不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
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拊擋已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持齋

三

即呼入宮望寶林上龍女白言龍中
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
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
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
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
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
之商人言汝莫殺不尔要當殺之商
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自言不得
直令放之當討六月擯置人聞商人
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
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
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若何等為五
謂生時眠時嬉時瞑時死時一日之
中三過皮宗落地熱沙燒身復問汝
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
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
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
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
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
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
時思念仁慈下得不行暫放龍女
思解痛重况持大索受福等小
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
自歸比丘僧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六法 四

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

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

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

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

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儻捶鼓伎樂

裝飾

第三菩薩齋日不得臥高牀上

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

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

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

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

生

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

施得福菩薩齋日去臥時於佛前叉

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

行六度者其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

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

危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

為入安隱富樂無極

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

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

共坐席女人亦亦是為十戒不得犯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七法 五

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他人犯

菩薩解齋法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

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

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

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即是

為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

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

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

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日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

出時始得食粥不尔破齋何名明相

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

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

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

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

頌曰

今月建清齋 佳辰口無齋 四部依時集

七眾會升堂 蕭條清梵舉 哀婉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歡德研冲遠

詞辯暢玄芳 滌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八法 五

恩惠建存止

感應緣 略引四略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鈺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

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暨游聖迹往投

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

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

食憶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

蒼應為家求食為大所礙顯怪其旋轉

之間而游數萬里外方寤寺僧並非常

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

吳蒼鷹鳥具狀問之蒼有是事便指餘

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

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也鷹聞慚

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

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

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

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

未獲滯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

門僧持此像行口欲往徐州與吳蒼

鷹鳥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

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

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鳥探取像

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亮之迎還鄴

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

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方此一驗男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

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

業以元嘉之初來游宋境遠多常在

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受齋乃有群

鳥銜果飛來投之達多思惟昔彌猴

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投食何

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古此一驗見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凶

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

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

日僕有譎事可見為作三十僧會當

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魑魅不以

在意後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譎罰已

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

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救今便

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

云可歸吾舍忽然復沒疑之即狼狽

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疑相聞言

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

而絕古一驗出異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崇山高栖士也

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

闕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山重

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

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

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

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眇寶寶怖將

返須臾胡僧外來寶寶不應亦不迴

顧直入門內大亦隨入良久寶寶見無

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

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寶入西

南隅牀上坐之忽聞棟間有聲仰

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

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託自相借

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稞章成

都長安隴右朔北嶺南五天竺等無

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未後一僧從

空而下詰入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

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澤師講會云

駁豈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鋒起

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寶本事鑿

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

流整衣將起蒼諸僧曰鑿是實和尚

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查未

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觀巖谷

禽鳥翔集誼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

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

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

沉或隱遷徒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

聲見後品案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一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

長夜悲倒懸之苦漂淪哀陷墜之淵

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

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坏瓶易

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感著逾膠

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

以飽食長眠何異我大破齋夜食鬼

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

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
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往僧
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
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
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
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
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
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
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
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
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
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
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
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
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即名退道是
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
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
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
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尔耶凡如
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
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
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債應賜地獄

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猶狗中食諸
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
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穢汗百千
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
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
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
出世道故

又掉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
號名掉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
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
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
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
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
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
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復到王所白
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前
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
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
殺此人亦不能令我痛但當約勒
後莫如之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
但望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
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
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

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
進一心智慧其福無量後生天上
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自佛言此王
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
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供
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
懈怠壽終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
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
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寤王意
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
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說法東方
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
百人相率欲詣恆水岸边有三祠神
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律法道
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
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
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
渴委危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
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
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
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五

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
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
此魏魏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
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
市酪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
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
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
餐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
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
名八關其婦瞋恚念然言曰瞿曇亂
俗奚足采納君不毀食則禍從此置
暇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今夜年壽
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
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此
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
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
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齎持香
華光明赫奕照祇桓林來詣佛所禮
已却聖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繞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六

三市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
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
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
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
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
求生人王受已俱還諸婆羅門聚會之
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
殷勤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
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
生於龍中其不食者 得作國王以
其先身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
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蔬奉
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
好作是念言我惟出入常為門監所
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
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
惟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
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
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
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
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
已即便食之覺其香美即問夫人汝
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七

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屢轉推
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
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
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
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
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咷流泣不能自
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
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
以啼哭乃余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
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盤上持
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
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
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
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
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
身願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
若其相違吾覆汝園用作大海園子
於是納受果盤奉獻王已因復說龍
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
然者當余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
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
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
有一大目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

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目答曰
今世無法古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
不獲吾必親卿大目聞已却退至家
顏色異常甚用愁悒時自有父年在
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
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情理父答
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代
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
緣二是八關齋文大目得已甚用歡
喜著金緋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
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
慶資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
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
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
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
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
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
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
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
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
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

老病暫未不犯明日何故不請人答曰
人謂曰來後漢書常道罪人視我
尋常可爾輕罪故人見不怪也
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嘗憂 專求美飲食
飽腹無恥羞 昏塵未拭心 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訓 天長命自短
業催閣中游 漂浪四暴海 難逢二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圍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孫稚 齊王氏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陽縣人也父
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
以咸康元年八月病卒後移居武
昌在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
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
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
問評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
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
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
評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
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其甲兒耶
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

欲以代調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
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
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
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學念
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
國王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
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
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
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郢城當
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
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謂宜為
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
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
務使尊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
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
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
還時忽病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
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稚問婢
云前嘗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
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
在地為莊節者覺其心煖故未殮殮
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

法苑珠林第九卷 第三十二條

自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空至一六門有一沙門踞胡牀聖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怳怳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調四體磔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非今貼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擊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觀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眾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救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散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躄著刁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依然尚存

古二卷 其詳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自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

法苑珠林第九卷 第三十二條

注宮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宋王放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瑤又見舍福寺僧和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瑤見真官云慧寶死時未至宜修功德辯瑤和亮今歲必死辯瑤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和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瑤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瑤已得免罪和亮云我為破齋兼安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

古一卷 其詳記

賞罰篇第九十一 世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利怒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故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

法苑珠林第九卷 第三十二條

覽明鏡而絀威利欲之情啟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善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澆其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切都失世人亦不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形挾勢迫弱且下民契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環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聖婦字真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又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掩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又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使駒

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又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玉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男有如此病婦為問醫語將來為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殺之破腹見蟲上去糞隨下行亦令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蘇蠶便即死以因緣勸王食蘇王食蠶死逐糞道出王病得美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又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批眼出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見語夫人言夢見三說欲批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眼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眼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言函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游陀羅使批其眼無肯批者但綠業熟自然

有人面有八醜來求批眼王語醜人先批一眼著我手中學刀向眼一切人民拚怨大喚怪哉若我啼哭憤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誠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妻金瓊聞夫批眼號泣兩淚驚哭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昔吾為惡業今日自還受一切世間苦恩愛會別離汝當諦思惟何應大帝哭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哭為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之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言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皆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欲不識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

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問絕躡地水灑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按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守今恐無有以何為名誰批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余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壁言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批王立誓言若我批批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批我齒若我眼見自批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剎作書遣批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詆積胡膠火而燒殺之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自父言今若如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傲彼而生瞋恚王心毒感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五

又阿古月王經云今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迦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冥則臭爛拋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拋眼又於過去拘樓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走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余時為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此佛得勝解脫緣奉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六

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眾淚洗王子目今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眾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尔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今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余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成鉢中以用奉佛余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余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窮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余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輒指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九

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為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余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自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語汝作力余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轉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余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即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域內一切街陌皆賣熟食余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飲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余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

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眾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為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介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惜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介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惜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作貨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作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介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介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秘託而去時被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

○法苑珠林

內起處今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觀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者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敷指示夫言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介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衣現在此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於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介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爾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金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

之金藏彼不承信介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介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詐也語我是一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言是炭非是火炭實是世過三已以手觸彼金藏唱亦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感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所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介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徧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詰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皆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

第七一冊

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三五張

通

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

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

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

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

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

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

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

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人受貧賤困

苦之患

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略引十三卷

周杜國之伯常

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殿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珊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齊時丘眞子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五十張

齊時文宣帝高洋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至安策行傳西域葉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常為同大夫宣王

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

諱之宣王曰常竊與妾交宣王信

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

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

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常之

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

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

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

殺錡使祝以謝之杜伯杜伯猶為人

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至

曰目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

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

而見當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之

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

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

此為罪而殺目也後三年游於圃田

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

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

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

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常於閭中就婢取濟

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

不從我我當大殺此人率不肯婢遂

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

人具自陳辭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

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

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

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殿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

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

搆殺之殺死月餘軫得病自睛脫但

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求於是遂

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拋英殊有姿

色遂與閭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

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

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拋英與

同被而臥元弼叩戶扇吐之拋英即起

攬裙理鬢躡履復還內元弼又見華期

帶珮拋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

共諺元弼與排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起臉徑與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許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高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排英鬼鬼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魔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捩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起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血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三十七
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嚴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晉時羊璠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龔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睡時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右司奏璠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請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入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璠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邪孝王如山氏璠之甥也昔以為請於是司徒王遵啓璠罪不可宥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固極之恩宜蒙生念之有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毀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璠生命以慰太妃涓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常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第三十八
人孔敞散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見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賚羊酒往看言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願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路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後稱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諒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

三

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王崔
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
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
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詆百端既
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
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
許蔡暉臥疾瘡實爛愴都盡苦楚

百許日殞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
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
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
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錄尚書事
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內外
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
書令楊遵產等五人皆為事秦朝之
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
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
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鑠向并州
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
就其索兒備為襖襪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閩人梁元暉得獲
一士大夫姓劍位日新城失其名字
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

三

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苦連加
值雪塗不能前進元暉逼令棄去劉
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雲
中杖伯文下驅感使去劉乃步步迴
首號噉斷絕辛苦頽榮加以悲傷數
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
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
元暉載病到家而歿

陳武帝陳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
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辜載黃門郎
效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
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自王公
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
過余相抵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
答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
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
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
過甚置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
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
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
遣刑白馬為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
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
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

三

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嚴殿
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
得病死石門錄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
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之稱人之
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
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
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
以所稱別物悉前物若人無罪即稱
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
重以善惡科罪剋眼截腕斬指則足
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
涼等並鑠其兩脚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西明寺法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世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取河作同流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過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為八疵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拘絆致使無始至今常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於林涸澤走大揚鷹窮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憊忽成非侮慢形像熱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斛斛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惶其情性在人未易忘此心口眾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滌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間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訖以衣與之請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未殺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空骨壞 髓斷及介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宗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聞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今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金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其美提婆達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世尊甚寶貴 苦蘆竹葉亦然 龍驤懷死

聖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害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 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空破骨破髓為破淨戒之皮禪定之空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恐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名利故至七日頭自殺其子以證已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驗已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 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持戒 四

正其鼻其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志
嗟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
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
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
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為人恭
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
失其利後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
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代具他半錢久
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
錢然後得度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
還度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
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
失極多果被眾人之所怪笑世人亦
亦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
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
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
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
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
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
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
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不五攝 三

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
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
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
故此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
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
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
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
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
歡喜亦復同之如毛空中轉無礙無
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眾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無別勸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
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
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
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
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
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
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
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
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禪滅無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持戒 四

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
共出家隨順法行於自毫相百千億
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
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
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此比丘應如是
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去我等不
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
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
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
一日破戒受人信施亦時世尊告文
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
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余時舍衛國中有五百
實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實人共議
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聞法利可得
往還眾中有一長者告諸實人我有
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
甚能說法時諸實人往到僧護所頭
面作禮自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
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
護答曰可和尚舍利弗實人受教
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

及僧護將諸賣人詣佛禮已具白所
由尔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
即便聽許時諸賣人踊躍歡喜即與
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
捉住時諸賣人甚大驚怖胡跪合掌
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
所須應現身形尔時龍王忽然現身
時諸賣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
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賣人答曰從
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
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
時諸賣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
佛所聞如是得言

為護一家 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賣人俛仰不已將僧護比丘捨
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尔時龍
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
子龍王自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
一阿舍第一龍者教增一阿舍第二
龍者教中阿舍第三龍者教雜阿舍
第四龍者教長阿舍僧護答曰可尔

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
龍者眼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
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
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舍領在心懷
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
問評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
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
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
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
自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
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
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
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
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
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
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
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噬師必害師
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
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
命是以遠住而受時諸賣人採寶迴
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奉時於
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
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

當以何答尔時龍王知賣人還即持
僧護來付賣人告賣人曰此是汝師
僧護比丘時諸賣人踊躍歡喜平安
得出
尔時僧護問諸賣人曰水陸二道從
何道去賣人自言水道甚遠徑過六
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
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賣人曰要
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賣人
敬諾僧護出衆夜宿空禪中夜眠息
賣人夜發迷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
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痛
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
大罪伴棄我去

尔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捷
推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
何因緣故打掉推聲其人答曰入溫
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
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
溫室見諸浴具衣瓶瓦器浴室蓋皆
火然尔時僧衆共入溫室入已火然
筋肉消盡骨如焦在僧護驚問諸
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闍浮提入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五

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
 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
 其寺嚴博殊麗精好亦聞推替復見
 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雜聲比丘答
 言眾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
 成飢乏亦須飯食入僧坊已見僧和集
 食器數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皆
 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
 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
 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
 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
 於火炕互相抓搔空盡勸出五藏骨髓
 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
 答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
 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
 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眾僧
 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
 踏躪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
 人糞穢涕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
 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
 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
 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
 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捧打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一

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
 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
 於前即入僧房聞推雜聲僧護問曰
 何故打雜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
 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
 入眾中見諸食器牀臥數具諸比丘
 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咸滿融銅諸
 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
 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
 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空地其火
 焰熾噉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
 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
 無異復更前進見大空甍蓋皆火
 然噉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
 見空甍蓋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
 進見一空甍其火焰熾噉聲號疼苦毒
 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空甍其火焰
 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空甍其
 火焰熾爛皮涌沸苦聲楚毒亦不異
 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見
 一大空甍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
 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割鼻
 刺已復生生已復刺終而復始無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二

休息復更前進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
 一比丘水中獨坐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
 苦毒復更前進見比丘在鐵刺園中立
 鐵刺上苦聲號噉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空甍其火焰熾苦聲號噉與前
 無異復更前進見一空甍形如象牙其
 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駝駝
 火燒身體苦聲號噉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馬一匹火燒身體苦痛號
 噉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
 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
 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
 一犛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空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空臺如前不異復更前
 進見一空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噉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空牀苦火燒
 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空稱火
 燒申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空
 拘執火燒申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一空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空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
 復更前進見一廁并尿管涌沸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冥排稚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冥胡岐支胡名拘修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冥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冥華樹火燒出聲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冥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冥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冥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冥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冥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丘以拳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

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游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汗我等圍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眾中第一上座大有慈悲勅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檀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寤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未欲出家今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繞得道比丘賢聖為眾

余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桓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余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余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余時世尊為大眾說法僧護比丘在大眾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

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執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掉雜眾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林苦至今不息

第二寺者亦非寺僧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見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掉雜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掉雜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林苦遮相抓搔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

法苑珠林卷

第六

四

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
 轉轉增多前息比丘即便追逐令出
 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
 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執鐵椎互相
 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
 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
 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
 悭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得
 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
 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
 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
 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
 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
 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律維默然共
 飲眾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悭因緣故
 墮地獄飲融融銅至今不息
 余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
 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眾僧田中
 為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
 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七

五

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
 作大空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
 第一空瓊者非是空瓊乃是罪人迦
 葉佛時是眾僧上座不能聖禪不解
 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
 精膳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
 獄中作大空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瓊者是出家人為僧當厨較美
 供養在先食噉食飽惡者僧中而行
 故作空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
 瓊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
 先自嘗噉或與婦兒童惡者方僧
 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空瓊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
 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為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
 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
 地獄中作大空瓶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
 送蘇瓶供養現前眾僧人人應分此
 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
 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八

大空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為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遂可意
 處與之即提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
 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
 苦至今不息
 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醉
 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
 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空甕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刀割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佛僧淨地決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割
 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比丘手捉斲斤自斲已舌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
 分石蜜斲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
 蜜沙彌噉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
 僧當蜜先自嘗噉後發與僧減少不
 徧故入地獄作大空泉火燒沸爛受
 大苦惱今猶不息

汝見比丘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咎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為僧當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眾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椽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椽枋非為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空椽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今或得一人二人食今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驢駝我於眾中身為上座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常驅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驢駝身火燒號數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

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介其人惡口呵諸比丘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為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

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擅越白言大德可打律雜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取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五德不具分僧飲食常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厨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思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羖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當田内外檢校不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雜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雜集僧

比丘答言我當管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羖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羖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空臺者實非空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房數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游行眾僧於後不得數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空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大空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中作大空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空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為已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空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已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空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十二

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空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數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數具如自己有以脚踏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空數具火燒申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空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空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華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空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眾僧壁上豎狀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空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眾僧索私自用故墮地獄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十三

獄作大空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廁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善氣臭穢熏諸眾僧故入地獄作空廁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強說懺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注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揶揄號嗽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雜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已受用故入地獄作空揶揄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拘修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五十四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厨食街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故入地獄作空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拘修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空拘修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眾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空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瑞取賣之將為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為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二十五 四 義五
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

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

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冥樹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為僧當薪以眾僧薪將已房

中私自燃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

作大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尔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

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為已私用

故入地獄作大冥柱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

地獄作大冥柱獄率捉斧斫身受苦

猛火燒身至今不息

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二十六 五 義五
是出家人為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

白衣故入地獄作大冥柱火燒受苦至

今不息

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眾主為僧

斷事隨愛悲憤斷事不平故入

地獄作四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

敷具好者自取或隨順愛好惡差別

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

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十四人墮地獄

中作大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於大眾中閻諍相打故入

地獄猛火焚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

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

息

尔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

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少

所以者何出家之家多善犯戒不順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二十七 六 義五
毗尼互相欺劫私用僧物或分飲食

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

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

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撞越見

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

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

可思議若一比丘常於毗尼僧伽藍

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

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眾

僧

尔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

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

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

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

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為樂身不受眾苦睡眠得安隱

悟則心歡喜

尔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

阿鼻地獄中何等為九一食眾僧物

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

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

淨行尼戒九作一闍提是九種人常

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西明寺沙門導導 撰

酒食篇第九十三

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食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惺境寔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壽感延年故俗禮記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寔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寔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飲噉諸親翻肆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上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母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為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

生瞋恨還成怨障向到至親反變成

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

一時少味永與至親長為怨對可為

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

寔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

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為利殺眾生

以財網諸寔二業俱不善死墜噉呼

獄何謂以財網寔陸設置累水設網

罟此是以網網寔若於屠殺人間以

錢買寔此是以財網寔若令此人不

以財網寔者習惡律儀捕害眾生此

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

別有所擬向食寔者豈無殺分何得

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

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誇

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

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

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嘗

有經云余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

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

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

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

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欲酒時為

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

率齊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

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

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

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

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

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

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

受善果報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飲酒

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盡善

功德倍勝十善報也

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

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

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

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惱煩故不行

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

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游行獵戲

忘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索食左右

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厨宰

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官教

令索食王家厨監名修迦羅修迦羅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第四

四

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念
 不思惟勅目斬殺厨監自被王教即
 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
 事今若殺者更無有能為王監厨辨
 王意者時未利夫人聞王教勅殺修
 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辨具
 好宗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
 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
 將從妓女好酒來來瞋心即歌何以
 故未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
 常恨今日忽然將酒來來共相娛樂
 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完作眾
 伎樂歡喜娛樂恚心即滅夫人知我
 忘失恚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語
 外目莫殺厨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日
 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憔悴夫人
 問我何故憂愁為何患耶我言吾因
 昨日為飢火所逼瞋恚心故殺修迦
 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如
 修迦羅者為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
 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
 為實如是為戲言耶答言實在非
 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第五

四

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
 王自佛言未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
 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
 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
 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
 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
 故為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
 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未利夫
 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
 無漏善依語義者破戒修善名有漏
 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
 王自佛言如世尊說未利夫人飲酒
 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
 一切人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者
 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利利王公因小
 諍諍乃致大怒各各結謀興兵相伐
 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
 不從理諫深為憂之復自念言昔太
 子時共大臣提羣羅相念情實不分
 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
 惟是已即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
 膳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
 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諱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第六

四

諱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
 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辨琉璃
 盤盛受三升諸寶盤中盛滿好酒我
 於眾前先舉一盃王曰今論國事想
 無異心今當人人辨此一盃甘露良
 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諧作唱大樂
 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忘失
 餽恨因酒息諍而得太乎此豈非是
 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
 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
 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
 起備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
 人因飲酒即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
 惡念不起惡念即是善心善心因緣
 應受善報彌猴得酒尚能起備况
 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
 報未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
 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
 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
 作唱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
 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
 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未利
 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

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
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
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
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匠王欲殺厨
監太子欲害其父此因酒忘念得全
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
然非無飲酒之各來報之罪不得見
有前開迷即雷同德犯各酒量其教
意復省己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
斯道未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
經纖其勿犯最為殘勝故四分律云
是我弟子者乃至不以草頭滴酒入口
何況多飲是故啣啣結提
又戒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
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
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
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障障
故知酒過如果無圍
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
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
聞爭惡之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
愧得惡色方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

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
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
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
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
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
具闕
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
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
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
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
前受戒篇論說
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
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
家危身喪命皆由之牽東引西持南
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
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
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
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
飲酒
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聞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賢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
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
得飲故論云是善種或時樂捨一切
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
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
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
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善種
以酒施者是則無罪
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
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
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
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婆羅
婆提陀旬暴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
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假
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
漢比丘游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
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
食時聞此邑有惡龍旬暴害人鳥獸
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
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空龍聞
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
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

倍瞋恙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

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雷莎伽陀即

變電作釋俱餅龜餅等龍復霹靂莎

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刀箭刀

稍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

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蝮蛇蚰蚩莎

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瓔華

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

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

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

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

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

行不傷龍身今時龍見如是事已心

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

歸依汝莎伽陀荅言汝莫歸依我當

歸依我師佛龍荅言我從今歸依三

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

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旬

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

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

能降伏惡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

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

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作念思惟是

沙門敢是酥乳糜或當令發便取似

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

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今時

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

梨衣滾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

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

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

荅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

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

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已集

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

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蒼婆羅提陀

匈鼻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

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

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

是中有見聞者言聞佛語諸比丘於

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

蝦蟇不荅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

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

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

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

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荅曰無實

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

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

衆入池游戲同飲天酒雖於醉過現

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

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蘇陀之

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

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

酒雖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

崇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

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

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會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

作 園林生真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 天在河飲酒為

調伏故如是說偈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

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

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品

每常不饒益一切惡道階黑暗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亦到餓鬼處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酒為毒中毒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是智者所說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無因緣而瞋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壞世出世事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若人能捨酒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
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
藥者不犯

問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
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
酒多藥得用

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
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子
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
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
死時優婆塞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
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
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
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
律優婆塞言汝藥是何答言須五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品

升優婆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
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慙猶謂犯
律往至佛所殷勤悔過佛為說法聞
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
放逸門飲如葶藶子犯罪已積若消
病苦非先所斷

迷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惣飲必須
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
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
識之人身力強壯曰別馳走不依眾
儀少有微患便長情食不護道業安
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
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
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

是故薩遮尼乾子經揭云
酒為放逸根不飲閉惡道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壽命滿百年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磨滅決定能使差我稍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即獲見真諦所患即消除
當知眾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
為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

法苑珠林卷之三 雜品

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眾
生有四毒前則為病因何等為四一
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
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
逆膚體瘡疔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
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
癆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
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永除不
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
轉增難可得差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
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
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
病者聽聽上嚙之若差不聽聽不差
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
麪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浸漬
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
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
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
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
彼外道巡詣村邑飽食豬羊恣情飲
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
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蔑心我今與

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

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空復竊持餘來地上草木山

皆現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

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他我今亦應

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曰

我常飽無相常住空定門地上草木山

皆現如唾塵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

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

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

無願解脫門

食空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

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羸惡

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

種淨空離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

死者開聽食之先麤後細漸令離過

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

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親勤始終不

開

又涅槃經云一切眾生聞其空氣皆悉

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

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

菩薩不習食空為度眾生現食空

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眾生有執

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

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空亦謬

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

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

來賢聖弟子况當得見諸佛如來大

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麪油蜜

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

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空血不

淨耶非直食空壞善障道乃至邪命

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得噉

若空如朽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

欲噉空者當說此頌

多囉吽此言阿捺摩阿捺摩此言阿

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那舍那舍

柯慄多此言柯慄多此言柯慄多

此况三說乃得噉空飯亦不食何以故

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况當噉空佛

告文殊師利以眾生無慈悲力懷

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

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為教化一切

眾生故無有過罪

問曰酒是和神之藥向為充飢之

膳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

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

於嚴君勅賜俗食豈關僧過拒而

不食耶

答曰貪財喜色貪夫所鄙好膳嗜

美靡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

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殺命

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

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違順

佛心

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

生何為頓制若無損計罪無過言

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介酒

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

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

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

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斃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
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
生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
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
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
違遮教錄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
飲酒非持戒

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之之人有
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眾生無始已來
皆是已親不合食之故入楞伽經云
我觀眾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
生育適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子若
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
道惡道常為眷屬以是因緣我觀眾
生更相敬愛無非親者由食之味遞
互相敬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
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
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之遞相勸
發善提之心護眾生命過自護身離
一切諸害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

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敬愛皆是
我親乃知食之眾生是我大慈斷大
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
斷不食之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
弟子有不食之者我當晝夜親近擁
護若食之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
慈羅刹惡鬼常食之者聞我所說
尚發慈心捨之不食況我弟子行善
法者當聽食之若食之者當知即是
眾生大慈斷我聖種大慈者我弟子
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之者當知
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
師

第二明食之眾生見者皆悉驚怖故
不應食如彼經說食之之人眾生聞
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
如實行為化眾生不應食之譬如旃
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
眾生遙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
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眾生命
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為覓我等今我
等身悉皆有矣是故今來我等定死
大悲由人食之能令眾生見者皆生

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中眾生
見食之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
者為死為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
如豺狼游行世間常見食之如牛噉
草螻蛄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食正
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
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之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
應食之也如彼經云若食之者眾生
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
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為護眾生
信心一切諸害悉不應食何以故世
間有人見食之故謗毀三寶作如是
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
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
食於眾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
聖種一切皆由食之者過是故大慧我
弟子者為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
應生念之妄想何況食之也
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之如
彼經說菩薩為求出離生死應當專
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
求解脫若捨墮肉就於空閑佳屍陀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第三十二

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活繫念聖道不為貪味酒食葱蒜葷葷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食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

第五明食食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食是故不應食食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獅子貓狸中生雖在我法食食餘習見食食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食食以為歡樂諸天下視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食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貓狸中來故應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第三十三

第六明食食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食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食呪術不成為成邪術尚不食食況我弟子為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為彼癡人食食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為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食也

第七明衆生皆愛身命與已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食如彼經說食食能壯色力者味人多貪者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芥野千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為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食是故大慧欲食食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貪食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第三十四

第八明食食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食如彼經說夫食食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善種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食大慧食食之人睡眠亦若起時亦若夢中見種種諸惡鷲鷲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

第九明食食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矣是故行者不應食食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為求淨命求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妄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食能生無量諸過失故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食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食血等得偷蘭遮罪

第十明食食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食如彼經說食食衆生依於過去食食臙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狗貓狸鴟梟鷹鷹鷂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食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

有得涅槃道當知食空有如是等無量功德之聚也

又案攝摩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空耶佛言如是一切眾生無始生死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空他空則是一空是故諸佛悉不食空復告文殊一切眾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空即是一空是故諸佛悉不食空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履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轉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眾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眾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父若袁若渣若暴皆有八蟲飛蛾蠅而附近之如是展轉轉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為食空之人殺之故知食空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空草率雜穢汗溲伽藍不愧尊像如

◎法苑珠林

斯渾雜美如外道

又尼羅淨陀地獄經云身如段空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敬眾生父空亦敬父空若敬眾生母空亦敬母空如是姊妹兄弟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怒相酬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如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為亦不教人見殺不食間殺不食疑殺不食為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使殺快某空肥某空瘦某空多好某空少惡意亦不念哀慙眾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

盟 文

心感行求其偶因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嬉意轉感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償見危害王以情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眾即還宮城介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斕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為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以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游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常供養日日

第七一冊

法苑珠林卷之三 精義

四

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餚饌粗食麤
 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
 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
 實即如語辨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為
 設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
 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
 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
 後十二年中常食人實作是語竟飛
 還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辨矣臨時無
 計出外求實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且
 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
 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
 厨監由來食食未有斯美此是何實
 厨監惶怖復白王言若王原罪乃敢
 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聖汝罪
 厨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實甚美
 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
 偶值死兒更求旦得王又語言汝但
 密取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厨監受
 教夜常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
 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凶失
 兒展轉相問何由乃尔諸臣聚議當
 試微伺即於街衢處處察探見王厨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二十九法

四

監找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
 以前事白王言是我所教諸目懷恨
 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嗽入
 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
 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
 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
 等何故而圍逼我諸目答言夫為王
 者養民為事方驅厨宰殺人為食不
 在苛酷故欲殺王王語諸目自今已
 後更不復為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目
 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
 自知必死即語諸目雖當殺我小緩
 須更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
 所修善行為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
 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
 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
 目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
 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
 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
 飛行搏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
 藏避如是之後殺嗽多人諸羅刹輩
 附為翼從群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
 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為王願為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十法

四

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
 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
 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
 後捕得須陀素彌大有高德從羅
 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
 彌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
 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為
 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
 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眾還將斑足
 安置本國前仙人誓言十二年滿自是
 已後更不嗽人遂還素彌王治民如舊
 余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
 王者今安為搖摩羅是余時諸人十二
 年中為斑足王所食嗽者今此諸人
 為鷲搖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
 世世常為鷲搖所殺我亦出世降之
 以善鷲搖摩者指鬘比丘是時波斯
 匿王復自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
 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
 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
 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巨言佛勸
 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
 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戶內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慈悲七攝 聖智

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眾會生信頌曰

財色與酒名為三惑日耽喪家君重亾國內障大慈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斯穢不忒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何

四明寺沙門釋道堪撰

酒宗篇第九十三

穢濁篇第九十四

酒宗篇感應緣引于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慧燄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迴璞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華知十

唐謝適次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貴洛子淵者自云雒陽人孝昌中戎於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今至云某宅在靈臺南近雒水處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見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導之老翁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何

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約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悽別甚懇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衛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戎三年不知是雒水之神也出神附寺記錄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萬志墮素事道安為師解寤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遺安公遙聞之以竹筒感一荆杖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日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眾以杖筒置香案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平眾和尚雖隔

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

於江陵春秋六十矣古此一論出
榮高僧傳也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

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

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

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

至脫械置地而聖協問何由得顧答

云斷是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

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對唯

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

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

五藏與冥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

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

事未復求酒協時餉菜菓酒因為

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菜菓氣協

曰為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

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辨不異常

曰有頃協兒遠之來紹聞履聲極有

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

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

協後為正貞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

循時為聽事監帥少而信向勤謹過

人脩善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

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

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

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

帝勅精旨以君專至且遠生善地而

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

將受天中使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

君可且還家所欲屬等及作功德可

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

由一處有小屋殊陋樊逢新寺難公

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訝難云貧

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早就蘭公蘭

公苦見勸逼飲一斗許被王召用此

故也貧道若不空此當得生天今乃

居此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

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訝難

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

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

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戶蘭難

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

僧

宋沙門竺慧燄新野人住在江陵四

層寺永初二年並弟子為設七日會

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

燄弟子至房前忽腹暖若人形詳視

乃慧燄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

日君且食安美不賢曰美燄曰我坐

食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言未及

得答燄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

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

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燄而復止賢

駭補問絕良久乃辭具說其事右此二論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

中大將軍恪強復傲物峻峻側而好

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

將以幼帝響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

擾動通夕不寐張約騰齋以峻謀告

恪恪曰賢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

行醜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

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

恪顧卅犬頭曰捕那無苦也既入峻伏

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在官常

捕見恪遂死出亮
實志

周武帝好食雜卵一食數枚有監膳

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

即位猶後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

心尚暖家人不忍殮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為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蓋王命數之說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會唐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

◎法苑珠林

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為進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汝示其受罪之處令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眾多踏羊雞魚鵝鴨之屬覓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卸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譁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非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

見受罪處說王付一盞命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項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以手足後修福痛漸得差從介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疏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驪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殺將羊文若報云彼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具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唐殿中侍璽孫迴璩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當夜二更聞外有人喚璩侍璽聲璩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璩曰官喚璩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璩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璩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璩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蓨谷遙見有兩人

第七一冊

卷九

第九

八

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
 錯追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
 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
 至家輟茶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
 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
 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
 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
 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孽物每
 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
 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
 睡忽驚覺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間
 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
 汗涼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
 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
 勅馳驛往齊州療瘡至祐疾還至雒
 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
 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
 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至
 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
 徵畧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
 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
 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
 喜謝璞請曰我奉

卷九

第九

八

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奉事
 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
 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閬鄉鬼辭曰吾
 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
 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
 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
 董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
 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
 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
 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
 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
 躬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
 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寤遂至
 今無恙矣迴璞自為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
 十無子孤老唯有一奴婢兩人家鎮醅
 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真觀年中因
 病氣斷死經兩日函器已具但以心上
 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
 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
 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
 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
 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接如生官

卷九

第九

八

府者遺問老母何因行盜酤酒多取
 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
 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
 已付錢一千元與隱師即遣追婢須
 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
 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
 汝七日去經了當求得生善處遂余
 得活復有人問勘杖老母初死之
 時婢得惺悟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
 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
 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彼出家即頭
 陀乞食常一食腐末嘗暫輟遠近大
 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後隱師夢
 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
 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
 雇諸經生眾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
 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
 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存道俗
 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
 年未弱冠時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
 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
 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

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
後行斬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
皆行連被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
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
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
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
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
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
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評問
至門外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
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幘一枚與辯曰
披此至家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
披之而歸至家裝幘置牀角上既而
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
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
時疑曰午間母母日夜半方知死生相
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
見幘在牀頭及辯能起幘形漸減而
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
年有友人勸食豬突辯不得已食一
齋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齒各長數
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
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

○法苑珠林

食矣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
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異常有大
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
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
云耳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
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
日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
命重者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
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
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寗中山郎
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蒲渭之間也
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
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出龍朔元
年八月託夢於末氏女曰我為生時
酷酒小住外方取僧大多量酒復少
今坐此罪於比山下人家為牛近被
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
城南耕田非常辛苦冬將其女燙
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
寺尼至阿照村女問尼報云有夏
侯師是賣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

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
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
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
陸梁觸見其女至乃欲其徧體又
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贈之乃隨其
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
阿嬾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
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雒州景福寺比丘尼修
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
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
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其恐懼
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寗
空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汗牀席
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
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
能縫衣汝大繼縷宜將布來我為汝
作衫及鞵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
成又語其妹曰兒小時患漆遂殺一螻
蟻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矣
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念為作功
德救助知姊前迫交不濟辨但隨身
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五段 何 云
姊未報聞乃日兒自取去良久又曰

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
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

馮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
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

得出說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
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

僧智整齊說亦同右此三卷止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

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
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

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映丘意導我聽
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

藍內殺害眾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
復有比丘純著繒帛游行姪女酒肆

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
諸惡比丘謗蹟我教舌何不落告諸

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
於飢饉世作大空身施彼餓者或內外

財施未曾吝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
豈教弟子噉眾生肉耶我既涅槃諸
惡比丘次補我處為天人師開導眾
生今得道果豈有天人師之師口噉眾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第六段 何 告
生空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

食二種淨食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
定之食是不思議實非汝所知何故

謗蹟我教我於涅槃標伽經中一切
生命雜食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

食諸眾生身肉若有惡比丘道言毗尼
教中聽食魚肉聽著繒衣者此是魔

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麩布
白氈三衣未著繒帛何為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共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噀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傷實事

等盡瓶感此穢形又同杯器內外無
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

軀當 參酒食常食葷辛臭氣上衝
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之侵凡夫

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
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

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
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第七段 何 若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慈如是一切慈

非蒜薤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
間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

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蒜薤亦皆
如是當生苦處穢汗不淨能障聖道

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
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

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為

五一者木葱二者草葱三者蒜四者
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

不得食五辛大蒜草葱慈葱蘭葱興
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眾等不得食食
蓋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

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
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八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
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

不得臥僧牀褥菜大小便處講堂處
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
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九

滿已濕浴熏衣方得入眾若有患瘡
醫教須香油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
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

瘧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噓者下得
放恣大噓若噓來時當忍以手掩鼻
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噓勿浸唾
汗比座若上座噓者應言和南下座
噓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噓諸比丘呪願言
長壽時有居士噓及禮拜比丘佛令
比丘呪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
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不得在前
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
風放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
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
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
氣欲出時不聽眾中出要作方便出
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眾莫使
眾譏嫌汗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九

塔樹下大眾中皆不得令出氣前前
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氣出聲若
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惡
厭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
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卜
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
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開處
小便汗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
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
廁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甍若木
簞埋地中就中小便已以物蓋頭莫
令至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
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
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得
廁版梁棧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
草土齒更木皮更葉奇木皆不得用
所應用者木竹算作籌度量法極長
者一磬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
汗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法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九

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
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
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
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
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汗是
名上廁用水法

塔前眾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
口大洩唾著地若欲洩唾當屏猥處
莫令人惡賤是名洩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
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
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
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
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
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往當三
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過六已上
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
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敝衣不
得使垂圍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
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
汗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圍中十五不得
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
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盡壁作字十九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 第五十四何 何

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滿二十一
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
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
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
語且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秋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
受用信座具牀褥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空臥
僧臥具上得罪

又摩德勤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
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為非人所賤水
神所噴或為腥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
禮無功德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
不淨指來大小便潛汙中鬼面上魔
鬼大恚欲殺沙門沙門持戒魔鬼隨
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此知此事上解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感常客
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
正值尼提持糞其出城而欲棄之瓶破
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
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四 第五十三何 何

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
將詣祇桓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
出家得阿羅漢漢果國人又王聞其出
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
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
提在祇桓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
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
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
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
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國中下
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
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
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
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
一比丘出家自在兼捉僧事身暫有
鬼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
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
緣流浪生死常為下賤五百世中為
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
佛出家得道以是緣故了得身內便利具括
置穢器在房便利令地日別將糞未定於地
故無得出穢器作備狗咬壞壞心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過
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四 第五十四何 何

復捨壽命
今時有王名曰善頭供養舍利起七
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燃燈燒香
香華繒絲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
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
汗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
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罵之
曰汝手已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女
糞雖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
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灑手繞
塔求願今掃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
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
塔地者今世會中諸女人是今時掃
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今時以手除
狗糞女者今奈女是今時發願不與
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脫
胎臭穢之趣每因華生以其今時發
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
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生法家有一童
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
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
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五

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
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
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知由見
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
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德叉尸羅國有一女
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愛王所
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
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穢汙其中以
手掃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令此女
人徧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
蓮華香若諸眾生由不護淨故因內
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
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
人以此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
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
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
介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
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之九

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眾賈客
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還寶
上者用施眾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
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
索不與眾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
之言汝曹取戾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
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
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
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
作其重至賢劫千佛各各皆令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
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
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
如細針豎如錐刀鏗刺其身諸支節
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嘍四向馳走求
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
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
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
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
能若汝介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
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吳以上問介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

法苑珠林卷之九

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
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磨甘蔗汁
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
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
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
來歡喜尋勅其婦富那寄我有急緣
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
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
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
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
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
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
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
告目連欲知介時彼長者婦富那
寄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
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介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敢他身血矣 貪毒無慈矜 養慈身穢質
蒸膏內銷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 略引三緣

第七一冊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十卷 何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託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發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游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眾僧作維那小不如法憤在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文慈悲為意願助以技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墮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眾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十卷 何
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向因無頭南

間人呼姑姨夫皆為其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誠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極遠似有經紀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為所患可引吾為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光欲發遣即共執業人蓄度不解其語執業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娘子曾以不淨盛盛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盛盛食與親湏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十卷 何
灌口非常甚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忘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

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誦誦不問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法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且右一驗出 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夏大藏都畢
勅厭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何

西明寺沙門釋道暹撰

痛苦篇第五 此有六部

迷意部 引證部 瞽病部

醫首瘡部 安置部 斂念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敏業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蹶黑肌突青瘀癢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支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辰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正萎黃神顏常喪手脚橫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沈屑舌乾燥耳鼻焦閉五藏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燥焦熱如燒癰痂疽腫瘡瘻潰瀾膿血流溢臭穢竟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藏如冰煦隔凝寒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第三張 何

口若含霜夏月者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患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胃塞臍胃否隔手足緩弱四體痿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衰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意噁咽舌難急腹厭背轉心內若水頸前喉脈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痲疾既一大則安羸則三大皆苦質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為世踵前苦苗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垢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亟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偽身居捕畏之境幽冥無量神鬼河沙種族尤多草窠等未辨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以口祇嚮言致使神爽真昧識慮昏茫正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禱在嶮逢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第四張 何
若千徧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失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也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感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以西國夏中多風熱微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於此秋時熱地陰感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蔭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止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時得臥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臥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夏豆宜食抗米匙以西國從命翻諸熱物以西國從命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抗米乳酪秋三月有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雜說

何人

熱不得食粃米醜啣宜食細米粃密
稻粟冬三月有風寒陽與陰合宜食
粃米胡豆羹醜醜有時臥風起有時
減有時臥火起有時減有時寒起有
時減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望不臥

二食無貨三憂愁四疲極五難洗六
眠恙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
十制下風從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
命未當盡為其橫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
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
一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
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故難消
難消故能起熱病血空筋骨脈隨辛
是地分除其紫報者一切法皆和合
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
嬰疾或有捨俗出家孤游獨宿或
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
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
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
應先供養病人乃至路值五象出家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雜說

何

人病佛制七象皆令住看若捨而不
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
為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

如僧祇律士若道逢出家五象病人
即應負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
死時亦應闍維殮埋不得捨棄病人
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
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
而食四食未消而擲吐出五已消應
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
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
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老常在
牀褥士何為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
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眠恣亦
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
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
返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
差前第五法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菓獲寶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雜說

何

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
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太子
號曰所現端正殊好從圍觀出道見一
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
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

唯玉身血得療我病今時太子即以
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
無悔恨今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
海水尚可斗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
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玉端正
殊好從圍觀出道見一人身體病痛
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
汝病病者答曰得玉身髓以塗我身
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
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
今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
可斗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

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殊好從
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
丐往趨王所今時月明王見此盲人
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
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玉眼能愈我病
眼乃得規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

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尔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亦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彼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以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 勸助眾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在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為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曰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眾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

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五百假王

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費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一賢者為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所枉願小垂愍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持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常被撻杖五百餘世罪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今時國王若今謂違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為其怒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撻杖良善 妄護無罪 其殃十倍
災厄無赦 生受酷痛 罪體毀壞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入所輕笑
或毀官宅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為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贈病人不應生厭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貸三寶物者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入將病人物為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為病人說法歡喜已善法增長

醫藥部第四

夫人有四支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承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瘰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之喘竭而為焦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第十條 何

故良醫導之以鍼石救之以藥濟聖
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
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三大患云何為三一風為大患二

痰為大患三冷為大患然有三良藥
治風患者蘇為良藥及蘇所作飯食

若痰患者蜜為良藥及蜜所作飯食
若冷患者油為良藥及油所作飯食

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
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

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
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

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
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思惟因

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
此三藥治

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
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

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
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眾生受諸苦

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四大諸根 衰損伐謝

醫藥卷第五 第三十

而得諸病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身火不滅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眾生 時父長者 即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鹹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第二條 何

病風羸損 補以蘇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蘇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令

遠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
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

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
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

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愚癡
二萬一千煩惱用上藥除等分病

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
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冥四大之器六塵之
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惑伺

次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摠萃今既
報熱命臨風燭然眾生貪著者至死不

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著眷屬
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
興心正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

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評生善時

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侍

人客依西域祇桓寺圖云寺西北角

日光沒處為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

在中堂號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眾

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

者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

無力者令病人臥面向西方觀佛相

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絲幡令病人

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聖處雖

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此土本

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

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

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

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

病者善心

欽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

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

井易淪終漂沈於苦海迷途逐逐弱

喪凶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

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言不受生

靈一謝垂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惻臨

危安泰也

故十誦律去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

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訾退本善心

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令其歡喜

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

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

臨終為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寤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令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

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

陀佛何等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

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

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

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

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眾

名香懸縮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

為病者說因緣譬喻善巧言詞微妙經

義甚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

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

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憐度

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

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觀

見令其惺醒兼誦有德智人讀誦大

乘助揚讚明幡華亂墜宛轉目前香

氣氤氳常注鼻根常與善語勿傳惡

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

排除是故贈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

誘誅使心相續刹那不駐乘此福

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

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

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華嚴經云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持戒於破

戒病人不求思惠心不疲厭供養病

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

足而說頌曰

紫亂未可得 渣滓從無離 一違大馬病

貧首龍馳馳 既無九轉術 復爾萬金許

不啻投鹽掌 唯夢蓮華地

感應緣 略列于下 晉啟議曹掾 晉索無忌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十五

晉康法明 何 攝

晉竺法義 宋羅瓊妻曹氏

宋王文明 宋李清

宋釋曇穎 魏三長豫

晉釋慧進 隋釋僧喜

唐蔭孤訓 唐釋徹師

晉南郡議曹孫姓歐得病經年骨消

矣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

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

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

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

經無宿病人自覺病如輕盡得小眠

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

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

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

走語後眾人小住小住屋中統是道

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

古此一驗

世靈異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

瘦癯家百餘口死山垂盡往避大宅權

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版牀萬

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十五

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

未曙明月朗見之綠衣白莊頭上有

花鉢及銀釵象手梳等便逐之初

繞屋走四圍頭疑及花鉢之屬皆墮

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噓道有

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花鉢及

釵手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

三分共水所清忌便易棺器衣服還

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 古此一驗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

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涼沙千有餘

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遂萬

沒入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偕

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

盈房其讀經者了不嘗視朗等惘然

興念留為煮粥除澣濯至六日病

者稍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

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且至明晨

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依然屋中穢物

皆是華馨馨朗等乃寤是得道真士以

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

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

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七十五

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

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

云慧此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

之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宗

之 古此一驗

晉雋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

少無常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

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

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

寺門見兩石形如龜則疑是異物取

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

皆愈後止雋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

縑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

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

南周仲智妻胡氏供養胡母過江費

經自隨後為火火所延倉卒不暇取

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

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

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請

寺靖首尼處 古此一驗

晉沙門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

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

損日就誦萬遍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

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

俟其病因為治之引出腸胃滿洗腑

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

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

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

志之儀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

太元七年山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

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

與義游與義每說其事輒極欣增肅

焉

宋羅理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

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

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閻

門惶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

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執爨而為

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每母

尋止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

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

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姪身

將產苻其妻曰使婢守屋餘人悉詣

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

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雞刺洗已竟

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幸諸男

相繼喪右三錄出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温大

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

死經夕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

嘆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召即起

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便就

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

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遂

著世樂忘失本業肯正就邪當受大

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即清還

先與中夜寒凍至曉門開僧達果

出至寺清便隨逐積額僧達云汝當

善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爰

此三歸可得不得攢死受持勤者亦不

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

長跪請曰此人僧中宿世弟子忘失

正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迫今得歸命

願垂慈愍若日先是福人當易杖濟

耳便還向宋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

宋長于寺有釋曇頽會稽人少出家

法教遂作佳亦弟子右此一殿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三

何

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于寺
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音息癡瘡積
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世音像晨
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
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
墮地涎淫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
取竹刮除涎淫又聞蛇所吞鼠能療
瘡疾即行取涎淫以傳癰上所傳既
徧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
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
王所重名播遐邇後率所住年八十

一右此一驗也
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
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愛念特至政
在牀上坐不食口積日忽為現一人形
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
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住欲為請命
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
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
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
救者言終不見方此一驗也
見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
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瘡非常因出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三

何

家諫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
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
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
經錢賊慙而退今後遂成百部故病
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
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
生無病而平八十餘矣右此一驗也
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終
郡正干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
疾篤將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
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糲粒既斷懶
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竟為病
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
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
之以大業初年平于大黃巖中道俗
佞言而殞絳州僧冀比丘承習善公
不甕化注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
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
發林谷見地今涌甕出于外骸骨如
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
取舌骨實以為塔右一驗也
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堽沙割者
為行軍舍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十三

何

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
摠落還至何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歸州南孤山涌泉寺沙門徹禪師
曾行過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
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
又頑鄙旬旬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
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
漸覺愈一部既了顯眉平復膚色如
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也
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命金藏部監奉
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四下平少門釋道二解

捨身篇第九十六世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入
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磨
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
非定質眾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常
異墀而難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
足為譬言善獲利生方窮其言而積此
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
習相縈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為
有養已傷命號之為善其善身外之
財以充其慾攫非已之公用成其侈
豈直溫肌曠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
篋盈藏溢担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
我亦未厭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
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實借何
在是以體知幻偽大士常心捨安求
直善謹常願證知三界為晨夜之宅
惺悟四生為夢幻之境外云生以身為逆
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內云王子投身

功逾九劫割肌賀鵠駭震三千將今
類古冀望同余欲使白牛有長路之
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眾過去有王
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
有三子殊特第一太子名摩訶
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
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
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
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
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
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
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
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趣閑
靜令人安隱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逼
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匝飢餓窮
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
是虎已言若為飢逼必還噉子第三
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一王
子言此虎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為其
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
第二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

三王子言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
悲心不足為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
久在視之日未曾捨捨是觀已尋便
離去尔時第三王子言我今捨身時
已到矣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
為隨時將養今無所之而不知恩反
生怨言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人捨此
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
永離憂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
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
還其所止尔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
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
我今為利諸眾生故證於最勝無上
道故欲度三有諸眾生故是時王子
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
悲力虎無能為王子念言虎今羸瘦
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安食即起
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頭出血是
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
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
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具大悲者
為眾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
涅槃是虎見血流汗王身即便故血

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上流傳卷第九十六 第二爾時兩兄見地

大動日無精光兩諸華香必是我弟

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殘泣

悲歎容貌憔悴復共相將還至虎所

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

骸骨駸爪布散狼藉流血處遍汗

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

良文乃寤即起舉手呼天而哭我弟

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

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

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遠見父母眷屬

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

謂言今者我天為何在

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

墮落得三鴿鷄一為應為食爾時王

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

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眩瞶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

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即啓王妃作

如是言向者在外聞諸侍從推覓王

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

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問絕悲哽苦

惱收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

愛重者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爾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文乃蘇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為死活耶 爾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目使者

周徧東西 推求其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喻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頗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

有一信來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來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目來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瘁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飢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深生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眾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

投身餓虎 虎飢所逼 便起噉食

一切血實 已為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目語已

轉復問絕 失念躒地 憂愁感火

熾然其身 諸目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文乃蘇 復起舉手

號天而哭 復有目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啼哭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在 而為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為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淚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餓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六十 何思
今謂達是 今時虎者 今瞿吏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犍連是

今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
淚泣悉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衆
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
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
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等數
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
今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
量劫如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
如來今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
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
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
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
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
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滿千
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淨明德佛前
以天寶衣而自纏身華諸香油以神
通力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瓊
伽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
哉善哉是名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六十 何思
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
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

已命終之後復生淨明德國中於淨
德王家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淨明德
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
切衆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
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
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
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
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今無數求聲聞
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今
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
憂惱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
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
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
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
自然還復當余之時大千世界六種
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
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
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
能然手指乃至一指供養佛塔勝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六十 何思
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
而供養者

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
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
捨命已無罪可屬所以不得殺人大
罪若依大乘菩薩厭離生死為供養
佛及為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
意反招其福何密得罪故文殊師利
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
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
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身不傷指
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善薩捨
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
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
澣濯垢滅衣在自外經明若捨身非中
服或作阿子象王捨身與皮衣作受身會三時
是捨人或作大龍大龍入水處去作大龍空
山處故若如是其則止一性
世世則捨以文等不可盡述
頌曰
冀勝無遺生多業有窮盡 稽受理既迄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指納於街風齒
避迨竟慨時 脩短非所慙 恨我君子志
不得巖上派 送心正覺前 斯痛文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慈親同識朕

感應緣 略引七驗

黃帝時審封王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審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
正有人遇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
煙火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
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
共葬之審封山中故謂之審封子焉
古此一驗
神聖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
小兒時母哺魚食輒吐咽菜不疑於
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
精勤稟勵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
招提寺乃密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
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

足容己身乃還寺解要要告諫不
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
闍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闍境奔波車
馬人衆及賣金寶不可稱數至夜行
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
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
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薪已
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間唱一心言
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
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
宮迦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
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
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
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
餘杭八羽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
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
共律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為結素
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且捐
藥王之轍獨何云遂於是屢發言誓
始契燒身以宋孝律二年六月三日
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
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大零瑜乃著

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晴朗如其無
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
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
薪龕中合掌平望誦藥王品火焰炎
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走彌咸
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
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
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
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深識者
以為安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
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
辯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且為傳贊
曰

悠悠玄機 湛湛至道 出入生死
孰為妙寶 自昔藥王 殊化絕倫
往聞其說 今觀斯人 其英沙門
慧定心固 疑神紫氣 表迹雙樹
其德可樂 其操可貴 文之作矣
或颺髮歸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
春宋孝律中出都懸竹林寺精勤苦
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
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蒜麥到六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

六

年又絕變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絲微而神情篤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殷勤還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鐘山之南置錢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地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閭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開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錢據一小牀以劫貝白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錢所請喻曰道行多方向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管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劫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燃帽燭燦燦燭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文至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

六

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乃竟帝於于時聞空中梵梵異香芬馥音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且叙微祥燒身之處建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飛行淳直善明摩訶行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之每狀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稍積新柴漸就減食其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眾驚恐莫測何相其日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眾共結善緣介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眾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氣氤氳至十九日見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暎燭燭字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裂驚走往

法苑珠林卷六

第五

六

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埽收斂於其處而埽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鼓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常坐樹下後春遂生技葉若此一驗出法苑珠林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姓牟氏而幼年少言不雜俳戲每游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網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苦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懷臂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眾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攢眾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久乃滅尋介眾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眾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出眾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六

不可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
 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
 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
 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
 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
 眾服其言孝愛寺先法師者有大見
 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
 禮敬解衣施之願大眾日一真解般若
 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
 如是經曰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
 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綫指挾竹
 批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眾生不能
 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
 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矣雖煙焰俱
 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
 為四眾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
 則頓頭微笑時或心忘私有言志崖
 頌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
 向自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
 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無頭耶於是
 大眾慄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眾曰
 未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
 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七

燒身手欲令倍重佛法也閻境士女
 間者皆來繞數萬匝崖怡然澄靜容
 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
 有細雨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
 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燄燭燼忽
 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阿耨僧尼僉
 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
 崖乃以口齧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
 施大眾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
 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
 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像
 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
 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
 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昔年大
 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大
 僧寮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
 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
 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既曰汝往
 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
 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
 萬眾擁舉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
 無哭也便登高座為眾說法時時舉
 目視於新積於然猶笑又傾右盼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八

穴腹都無氣息狀若木人忽起問曰時
 將欲至下足先白眾僧曰佛法難值
 且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為樓高數
 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
 至樓繞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
 憑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
 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
 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
 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懼
 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
 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
 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已
 自焦坼重復一禮時身踏炭上及新
 盡火滅骨實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
 溼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
 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先法師
 乃命收取葬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
 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
 可盡心不可壞也眾謂心神無形不
 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狀崖自
 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
 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
 疑慮耶眾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

法苑珠林卷第九 阿

欽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
佛興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攀
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
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
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
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
矣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
矣也

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
一時亦好如是念其心亦好皆能滅
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
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起心精進
繞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
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
飽滿觀其或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
有沙門僧育存大津昌寺門見有火
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
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
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
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
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為嘗
得不答曰既為心代受何以不得又
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

法苑珠林卷第九 阿

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
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
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
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
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空中
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
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
至畜生下類極越慎之勿安輕也及
將動火皆觀異相或見圓蓋復屋有
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
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
并雨諸華大者如兩餅燒許小者如鐘
乳片五色夫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
振觸皆消及崖滅後邪縣人於郟江
邊見空中有油絡聲崖在其上身服
班紵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
百僧皆單竹織乘空西沒又漳州靈
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
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
東南來翳日塵會仍雨龍毛五色分
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幡
香煙滿空續給大衆通見又初收心
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葉含感光

崇庭宇又阿迦賦叱寺僧慧勝者抱
病在林不見焚身心懷悵浪夢崖將
一沙彌來把裏三研許香法檀屑令
四聚以繞於膝下火焚香騰情曰凡
夫可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情月魚病
耳煨燼既盡即覺藥佛又請現瑞答
曰我在益州說名虛耳真名光明徧
照靈禱菩薩職從覺後力倍於常有
時在外村鳥崖設會勝目唱導曰盧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
雲紛紛滿天暝日而下至中食竟華
形漸大如七寸縣皆作金色明淨曜
目四眾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真者自崖焚後舉家斷食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白平論時屬二更忽聞
門外槩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矣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趨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身後八月中獵人年難當者就嶠山
頂行獵擗箭弓穿眼望鹿忽見崖
騎一青麀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第七卷 何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誰人耳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
作田矣便介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誼動若數萬眾舉
目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
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可勞捉我乃
指前雞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因言音汝亦不
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
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同委
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
具如沙門念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
并益部集異記

前祀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溼使
人批掘飛泉涌從是已來遂省
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宛泉是也後
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
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
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
仿佯天望忽見五段物飛騰虛空在於
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因許
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
黃白卷舒空際類燴無脚今日天晴
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熾而已因往
冬官府道經園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
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
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
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
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藏篋
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欲見之乃勅三
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斃衣道人朕將
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請居山幽隱追尋
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
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賦贊
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
先五眾初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

第七卷 何

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
代再興後狀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
子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空磐石留
一內衣自脩身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
掛于松枝不傷藏腑自餘筋骨手足
頭面禱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
捧之而平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
走赴猶觀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
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
沫凝于石上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
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
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
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
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
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
者入山禮敬俯請崖險乃見藹書遺
偈在干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
謂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以中莫生
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
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
三欲速見佛願同古聖列偈叙之

第七卷 何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二十五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眾生
見我散骨煩惱大除皆為覆沒
願令眾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願令眾生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多聞摠持此報一罷
四大形零泉林達絕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乃至瓦蟲食空飲血
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要相技濟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不可晴觀薄皮裹血
垢汙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不從華有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取
終成意腫天人男女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吾以無讎誓斷根源
此身無淨毒蛇之窟四大圍繞
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二十六

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眾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
出離四纏捨此穢形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長靜三塗正法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
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
除除魔道護法為首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早令自在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生
復業應盡有為皆然三界無常
來不自在他教及死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應當是思眾緣既湊
業盡今日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
山陰人師事天台伏膺日久顯親其
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眴睽測非凡器
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二十七

頭陀為業今尔一身不遮虎虎聞有
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啖經于七載
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眾
併除流徙隱逸慨法慈暹一至於此
刀變服毀形麤布為衣在佛堂內高
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
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惡盡此
載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唯
下興顯三寶當燃一臂於嵩岳用報
國恩帝乃許之初設大齋七眾通集
志不食三日登大榻上燒鐵錘赤甲
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宗裂骨
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
大燃之光曜巖岫于時大眾見其苦
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
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
佛功德或為眾說法言談苦切臂燒
既盡如先下榻七日入走跏坐而卒
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鈞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
萬年御宿川人少欣儉素游泊林泉
苦節飛行是其本志投終南鈞林谷
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玉品便欣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六

獸捨私無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
 年靜夜林中積薪為窟誦至藥王便
 令下火風驚燭發煙火俱感卓余如
 聖聲誦如故尋介西南有太白光法
 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
 收其骨為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荆州
 有比丘尼妙殊同誦法華深厭形器
 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
 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米唯食香窠
 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
 燒身以貞觀二年二月八日於荆州
 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
 唯出面目眾聚如山歌贊會誦法
 華經至藥王燒起其姊先以火柱殊
 頂訖殊又以火柱姊頂清夜兩炬一
 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
 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聖洞舉一
 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合衆
 欣嗟為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
 書生年可二十四誦法華經誓燒
 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
 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
 人往救火滅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六

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
 樂禪誦禮悔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
 常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
 月初脫諸衣服摠作一幘付本寺僧雅
 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涓陰洪波
 坊側且臨涓水稱念禮誥投身塗中
 眾人接出覽告眾曰吾誓捨身命久
 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
 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眾悟意咸故
 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
 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
 人接取為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
 開衣幘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
 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服魚王
 突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取附後塵
 衣物眾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
 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
 遺文不異 右此四條 有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高僧大藏都監奉
 勅取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何 傳

送終篇第九十七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在主要是
 境皆著無復逆涼之期唯有用環之
 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為
 撒一餐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滄滯
 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甚謹
 於泣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以
 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待
 賓客皆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議
 不終內典所以父以於斯重苦母終
 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絲歷六道
 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
 愆逆子之酬毒但元陽如久必思甘
 雨之澤災痛若多剋待良醫之藥推
 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
 滅苦報難排若不愚諸勝福樂果何
 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葬

具其身並修功德莫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舍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歡喜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若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仗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夜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千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惜三死居家大小奔走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甦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憐傷其愚往問評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見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胎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則不止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又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變

長者聞得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見宿命作何罪墮感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律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適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得見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 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 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子壽終為長者作子植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流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然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

如種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今時世尊為利益眾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生音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衆生皆有數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情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遺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遠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

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以屍安置南北竟魄不同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威竟也者鬼之威

左傳昭二年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竟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竟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乎

淮南子曰天氣為竟地氣為魄魄問於竟曰道何以為體竟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竟曰吾直有所遇之可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竟與魄別今時俗以何故以衣喚竟不云喚魄答曰竟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已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竟外出故將衣喚竟竟識已衣尋衣歸魄若竟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竟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竟不言喚魄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竟衣乎哀公曰竟衣起伯柩伯柩荆山之下道途寒死友入羊角哀往迎其屍愍竟神之寒故改作竟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衣為

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竟置其軌地以竟識其名尋名入於閻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就重者重也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此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間食生人明食故重用籩條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乘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燒身復忍重燒惡故今理之自外無難水并不得也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主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尊親亡靈口云

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愆慢繼隨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以父屍送况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伸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求世人皆凶

暴不報父母言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駭駭涌沒如水上船余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起喪舉聲哭泣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指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若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余持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大火滅之後覓共收骨成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棺燔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交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饑女五百人

即是比丘尼也唐僧會法漢法云凡夫貪

佛六塵如飢寒食飲不能厭足今聖人曾以舍除六情如飢寒食飲不能厭足也

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犬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障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齋牀麻油香華栴檀栴檀等事各五百真夜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親之莫不哀泣聞雖舉捧舍利請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乘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會利本是穢身兒愚急暴熾如禽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技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偉哉勸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今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思直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第十二

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闍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林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令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尔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屋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持死則四大離散近矣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第十二

百齡終歸磨滅循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自觀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極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膺已上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主從膝已下乃至脚盡者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胎即名真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胎從此處最後捨離云依瑜伽論由造善生上故從下漸捨至真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真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何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第十三

次第死脚齊於心意識斷下人天不生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主道處故起此中陰眾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耳鼻住最遠處能見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眾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足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身眾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坐若胎非男非女隨欲

類託生住亦如此無有中存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淨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愛樂處所故至生處若余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威可愛欲得觸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燄等所炙若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壓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溼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受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余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細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

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女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變即於中受生後解昔所造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變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安見入於叢林竹篁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今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安見昇宮殿等可意相現

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因邪見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法華感故墮畜生中如雉鴛威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暎惠威故生於蚊蠅蛇蠍中愚癡威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

威故主於師子虎狼中掉戲威故生獼猴中慳嫉威故生餓狗中若有少施善餘福雖生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候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驢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雉如鳥雀性如猫狸詭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度論云若不斷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溼生隨其所愛故起惡重業則受化生若惡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安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惡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

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第十七

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禰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輪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重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

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日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

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游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今不住生得住餘道以非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一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智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兼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入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僅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

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剋剌浮洲 頌曰

高堂信逆放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臂隨遠遠 蕩影帶松懸 詐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評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之固 達者知幻質 親跡既無定 何勞悲苦曼 感應緣 略引十六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津安中李歆死十四日復生

漢陳留史灼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賦發塚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遼西人見遼水中

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

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時杜鰕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雒陽少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

隋沙門釋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居士襄則男暴死而蘇談冥道可驗

漢哀帝時辛卯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壹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問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水自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陳留考城史灼字威明年少時當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理我以竹杖拄我瘞上若杖拔拙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

鋤不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

考城令江夏鄭貢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遠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顏

色如故但寔微冷群賊幸之致相妒已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擲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

史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誣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思情如生良父聞鼓音聲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掩閉其衣裾

戶間掣手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以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忌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乃遂視之

漢杜鰕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

法苑珠林卷七

第三十五

何

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須漸問之自謂嘗一宿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如此九歲出

秋神異記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

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郎徐統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訖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

督茺朋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符合不足為異也后令統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目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

母姓魏家在城西埤尉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

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

張儁詣埤尉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

有息子洪年十五而埤尉曰為人所發今日終若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

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諺

言惟乃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儁送涵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四

何

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親氏把挑技拒之洪不須來吾非汝父

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游於京師街內常宿寺門下洪

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

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雜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責送

死之具及詣棺槨涵謂曰棺棺勿以桑木為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

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棺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棺槨桑木為槨遂不免

兵京師竹間此棺不勇貴人疑賣棺者化涵敬發此言見佛傳寺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

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

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評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

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殞斃

法苑珠林卷七

第三十五

何

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寤開棺棺遂至路落棺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

開不復得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

已喪止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

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屬遵曰汝得還生長

為殊慶在卅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

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愛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

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忘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

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知

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淚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

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

大法初遵姑通南郡徐漢長姊通江夏樂瑜其小姊通吳興嚴晚途路懸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十六張 何

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止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古此一節

晉雒陽有釋訶羅竭者本襄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雒陽時疫疾甚殊呪者皆愈至晉慧帝元康元年迺入止叟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爐乃移還室內後西域人坐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密為師晉康帝元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十七張 何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背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評問末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缺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翁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翁將牛耕田慧從乞牛翁不與慧前自捉牛鼻翁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翁翁少日而止後征西使移蒸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鞠眷屬令勤修福善介後

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震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方此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遠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遠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十八張 何

先世乃是其師故遠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余遠頗有感覺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遠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律二年一旦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遠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稀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見形多實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咸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曰不覺見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雷煙香異響遠之契今期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古此一節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後夫尋出外而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

鏡婦以奴詐巧指牀上以示奴奴云

適從郎處來於是馳自其夫大愕

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

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鬼神不敢

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每入

席漸漸消滅夫婦愧怖如此少時夫

得疾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父夜作

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竟鬼耳非復

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

日某時止今在瓊耶任子成家明日

當殮來迎父母曰去此千里雖

復願到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

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須

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鬼車

木馬逐主人見臨兒哀問其疾消息

如言古一驗也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

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

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

作夜摩夫主云賓客極多事須看

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

无戶眾共聞之又曰吾欲去夫當願

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

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沈散水

中及後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

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

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

雅瑞傳迹于今古此一驗也

唐曹州雞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

十一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

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

人將牛耕地此人諱云兄弟幼小無人

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

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

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

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

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大

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

未死有一人諱成云毀破某屋王遣

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稗地不覺

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

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背上七

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故汝早還王

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覺起

聖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

張成要背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間

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再病未幾而

死古此一驗也

唐瑛耶王之和貞觀年中為沁州和

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

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

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

為常聞語云軌是女魂身雖不合於妻

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

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寢唯令

下其素食常勸禮佛不聽憐念之具

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常不免殺生

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

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設齋供

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

兩部兼舊功德如獲濟自茲以後

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

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

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

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

此已後不復更來古此一驗也

王之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何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旅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何

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迷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盆部 訛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迷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未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具以構傷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妄想居懷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彌招四惡所以無明巨夜了無思且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刀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讒佞所以教涼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虛治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願前良殃咎已刑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痛歎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五瞿有除

昏之期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三明有逾光之日也何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

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

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

名命濁

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

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

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慧施

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

衆生濁

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劍布施器仗

布施諍訟鬪亂詭曲虛誑妄語攝受

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

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

轉生是名見濁

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

名劫濁

又俱舍論云何者為五濁一命濁二

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

將來命等五濁最危最下已成淨故

說名為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滅壽命

及損滅樂具復由二濁損滅助善何

法苑珠林卷第九 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若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損減自身星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

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與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為其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真慧是為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為次第顯五衰相極增感時何等名為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誼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為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今五濁又隱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高勝上清淨第一

法苑珠林卷第九 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為利衆生汝等應知

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為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在於世間以為真道誦佛法正典自為不明詐偽為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開詐為知法房室不捨然為師範愚癡俗人用以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

法苑珠林卷第九 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夢陂池火焰連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豬來齧突栴檀林壞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為重六夢大象乘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豪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所夢者皆為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為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焰連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勝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涅槃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妒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

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

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猪
來觝突梅檀林壞之者當來白衣來
入塔寺誹謗眾僧求其長短破塔害
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為重
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為千阿羅漢出
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為
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者將來邪
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
現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
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
一切惡魔不得燒亂七豪者此是七
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
昔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
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
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
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
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
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
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囑哥曼波拘多憂
波拘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度廣說度
人又復勸化阿輪迦王令於佛法堅
固止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

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善
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
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
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
說法要度得二萬人五百歲已有寶天
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八部眾生發
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
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
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
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
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
幢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
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一
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比丘婢
為比丘尼二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
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
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
比丘等如世俗人嫌嫁行嫁於大眾
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諸比丘
反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
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
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
眾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寶三寶物

千五百歲已俱賤彌國有三藏比丘
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
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
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
羅漢言汝令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
說是貪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
口志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
已倍更怨念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
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
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
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
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
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涼移至鳩尸
那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
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問此語已號
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無有常安者須彌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世間諸豪強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勤苦集眾行故得成正覺
為乘說法藏如何於今時皆悉淪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中度女人出家正法難得
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九

付 出

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為部
 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
 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
 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
 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捨得一萬年
 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
 道於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
 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為
 女人不出家中彼有十事誦阿難一
 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
 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踰跪投與沙門
 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
 應與衣服臥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
 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
 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
 投地求沙門踏而過四者若女人不
 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在於路中以駃
 布地求沙門踏而過五者若女人不
 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恭心請諸沙
 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
 諸檀越等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
 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

法苑珠林卷之十八

第十

付

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脫體
 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
 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舒髮拂比丘
 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
 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
 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
 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滅五百年一百
 年中得堅固解脫一十年中得堅固
 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
 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
 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 悉能通解義 第三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僊答 為女人出家 勤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滅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興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一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
 別貢國王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

法苑珠林卷之十八

第十

付

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
 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
 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
 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世破壞佛法
 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
 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為國王
 名摩訶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
 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
 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
 子次第捨身生窮賤國復更建立如
 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
 諸弟子漸汗碎戒樂作不善智慧之
 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
 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
 浮提五種失味所謂蘇油鹽石蜜漿
 故佛破鉢當至此方今時北方諸眾
 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大發三乘
 心者以眾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破鉢
 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
 即於閻浮提現安伽龍王宮中當
 受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
 暗日月咸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
 人等眾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浸之

時如來法律亦段不現。今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眾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今時娑伽羅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繞，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王宮，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園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蒸佛道。華今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眾：此是我釋迦如來，常用鉢，今來至此。今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設炎摩天中，出爾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梵率陀天，出爾時梵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梵率天，沒化樂天，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

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今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諸天各說偈讚，以文擊鼓，不具錄。出。希有大導師，悲愍於眾生，為利眾生故，使鉢來於此。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四千歲，彌勒未來之世，諸眾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今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黎雜色，復五色光，復至其餘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及寂滅涅槃。此三法印。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百億眾

生得阿羅漢果，千億眾生，踴躍出家，信心清淨，一萬眾生，發阿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眾，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眾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今時彌勒佛，為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桓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眾等，普集祇桓，文殊依教，召集皆來，祇桓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桓精舍，如妙樂國，眉間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桓，世尊跏趺坐，入金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大千界，一切諸來大眾，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五

何

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
 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
 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
 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
 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
 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令時山神
 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感乳糜食地
 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
 年未曾有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
 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將我鉢還
 於彼龍池洗羅睺洗鉢損破為五片
 我即以鉢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
 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
 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毗尼
 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為十八部
 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為五百部
 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和善救
 度眾生但起諍論增我慢幢速滅正
 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
 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
 丘尼猶如姪女不行八敬將我應量
 之器游行酒肆或入姪舍貯酒咸空
 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五

何

余時詣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
 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
 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問世
 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
 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
 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
 鉢
 余時世尊即從坐起往至戒壇所從
 北面外壇詣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
 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
 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
 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
 已次第還下直至戒壇百億諸來佛
 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
 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
 受已還歸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
 余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諸天金幢
 放大光明照十方國
 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眞
 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
 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
 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七

何

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上安摩
 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
 成合得八百億眞珠七寶塔以威如
 來及鉢余時魔王曰佛言我自造珠
 塔用威世尊鉢我雖是天魔敬順佛
 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
 化惡比丘今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
 摩尼以威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威
 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
 付帝釋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
 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
 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
 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
 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音
 中毗尼大藏所又勅龍王當造十六
 塔為鉢塔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
 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
 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排闥婆王八
 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
 養寶塔為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
 應器如護眼睛
 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
 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

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級
 非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
 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
 我塔徧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
 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
 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方天王
 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
 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
 斷絕我今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
 四天王及捷闍婆王燒香奉樂常為
 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
 為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
 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眾生
 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間有
 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涸不如生一日
 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
 速哉頓悟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
 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
 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

◎法苑珠林

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
 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
 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今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
 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
 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
 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
 問其意荅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
 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
 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
 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
 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墜如
 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
 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成不善增
 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
 死大河開惡趣門開人天路於無量
 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荅
 若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正法滅
 荅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
 荅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

葉波當知如來所說法說非耶
 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
 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
 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說非法非毗
 奈耶說毗奈耶於毗奈耶說非毗奈
 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
 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
 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
 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
 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
 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
 名句文身即素怛纒毗奈耶阿毗達
 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
 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
 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等
 恒覺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
 道若持教法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
 久住若持證法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
 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
 經說我之正法不依牆壁柱等而住
 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
 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荅欲顯正
 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 行

行正法常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脩律護 見諸平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裁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文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象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儕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實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清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沈 喜樂於憶授 不慕寂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閉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使 常念頭慧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厭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 何

不欲誦受經終日笑歌憊 何甚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賦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家 言學比丘法 所行不如教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衆弟子 其心懷諍亂 不能究所學 莫能謹慎戒 墮落於邪見 苟且無羞恥 不能修慎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者利養 適共鬪諍已 遂乃結僻怨 諸魔又常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來欲聽經教 傾企違聞戒 但更聞諍訟 諸天人懷恨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諍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時熒鬼神 凶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偷狗無羞慙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侍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羸 還自敬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緣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 何

佛法斯亦然 刹養故滅盡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曠野屠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為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頽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命扇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游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姪女家姪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圖基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為他誦呪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祕怪僧物不與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客僧復有憐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
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
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為活命不為修
道復有與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
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
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以
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
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
求勳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
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
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
突所有衆生不敢食彼唯唯師子身
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突佛告阿
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
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
積行勤苦所集佛法今時阿難見此
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豎即白佛言
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
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
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
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惡惡
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
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捨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
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為一
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
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
慕度世之業是為一事令法毀滅復
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二一不護
禁戒不攝其心不修智慧畜妻養
子放心恣意賈作治生以共相活二
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
為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
白是為二事令法毀滅復有三事令
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
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
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
不能解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三明
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順恨謂相嫉
如議識者少多不別理或云為是是
為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事令法毀
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
修道之業二喜遊人間債吏之中行
求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高坐生遠視以為奇雅自以高德無能
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
不攝三事不護戒門行婦女間宣文
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清愛濁
身行亂亂正法廢違是為四事令法
毀滅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捨綺飾
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宜傳正經佛之
雅曲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案本說經
不捨正向希言屢中不失佛意處女
趣食得美不甘得食不惡衣食好醜
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
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
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
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
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
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
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
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
亦被罵辱更有五備長未來有應知
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
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
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彌
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澆灌

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華字七疏 何

評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沈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兒沙羅此之四王皆多著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毘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毘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補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藉中明珠寇其子首迨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華字七疏 何

提治在拘毘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眾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徧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逆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減余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噉食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眾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此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田販賣奴婢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華字七疏 何

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姪嫉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五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狀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諳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河沙劫受罪竟乃出生於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常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彌沒當余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眾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眾魔驅逐不預眾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為頌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誓如油

何行

燈臨欲滅時光更猛感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觀縷如是之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大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天子王子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聚安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兵奴為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為一心親善比丘為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今時正法將滅不久大佛法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措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今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天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

何

中盡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為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連禍從衝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為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為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今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令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王世引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群目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

何 志

日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令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律次業以成名行即徇四兵攻難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許行死害竟令勤與呼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壞房好舍日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念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嗷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巖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濟當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乃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如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大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五十二 何 何

燒經臺火始就然騰焰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今普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摠聞諮諸羅漢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王玄蒙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空無所以中濁也摠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為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號為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魏太武用崔暭言夷滅三寶後悔皓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五十二 何 何

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為滅佛法皆不得之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頌曰

聖迹隱顯隨人廢興至誠即感匪信難矜冀存敬學教枝真宗迷斯厥理 羣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員大藏都監奉

勅製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何

雜要篇第九十九 共有十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 四食部 淨口部 壽鍾部
- 入衆部 求法部 裏相部
-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斂於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錄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遠辟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介咸在搜檢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滂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鏡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教相符文理洞備故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

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
須憑宗旨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
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
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依區分
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關士謂
從初賢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
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
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
而空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
成末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
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
邪初二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且
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
或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
法依顯成指定也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
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
為正法依涅槃經極教威明斯轍今
行事者隨情妄迷多棄法逐人從人
起則致乖違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
俗心憑准重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
乘持此心以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
空理一分厭觀明遠有事如此安心

名修趣法性真道 義疏

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
張空義為達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
慮絕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
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以言
空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
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具行道者常
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
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
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介奔飛追聲
不及又可思惟
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
分別眼色耳聲馳迷不覺與牛羊而
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
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所以化導無由
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違聖心愚迷履
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
為後識知流須返名隨今智如是加
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夾境
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增生
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
如此論明智異愚如何達觀猶緣凡
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

即謂清淨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
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開方能傾盡雜
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
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今修高軌立
儀令人修學何言一解刺能窮智必
智可窮未日高勝今人口誦其空心
未忘有講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
相封迷故今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
不鳥之游空自常如布之火潛不足
怪也
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
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
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群生性
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
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
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
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
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
隨流赴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
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
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為四依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位 何道

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無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感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負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二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六位 何道

助寔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辨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至空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為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為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者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憐求識者行有為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今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別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七位 何道

與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者讚白淨法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說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讚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為眾生說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眾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為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眾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入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中多所饒獨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為化眾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為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

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習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平汗於指行語金師指汗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已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用手有垢汗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吾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鉗正赤以掬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

◎法苑珠林

學採古知今無不該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舍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為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色姪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第二道迹斯陀舍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姪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修習汗露姪怒癡盡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姪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其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姪鬼非是真人唯人冥血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罪剝冥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臥揚出軒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走出城詣於塚聞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

却著二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斷其冥口齧食之夫見如是亦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家臥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冥心雖穢厭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舍人若見外形端正姪好姪意還動若說汗露瓔珞不淨姪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姪鬼形詣塚間便噉死屍如食飲 夫亦乃知是羅刹第三道迹阿那舍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豈可還觀聖諦見欲愛之取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眾庶志在情欲如倉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姪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夏不能堪熱求扇自扇慕水洗浴往來如是見姪怒癡以為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靈觀水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所從

第七一冊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七十條

走滅滅盡為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婬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眾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瓊穢譬如遠方有賈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不開繞至南牆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雜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沈或浮百千萬億踈踈戲樂井及城中掃除糞穢髮毛便利悉棄水中眾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臥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汗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須曰

今時那合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于愛欲如彼賈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事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 在地弄不淨 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修行亦如是 求護度三界 今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忘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為寂譬如王於醉象牙利凶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蚊蠅常懷蝕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與觸皆害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無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已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三放醉象 凶害甚利 諸龍蛇懷毒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七十一條

過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還得善攝心 眾患盡無餘 三界無所畏 修行佳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已利 度苦常獲安 已絕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淨衣垢 是謂為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眾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眾生何等 為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所食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
又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眼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四十四 何
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
為食

介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
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
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
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
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
除四種之食求辨出世之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信心悲心以
種種食施人命終生值多羅天受種
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
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諸病人
施其湯藥令離痛苦命終生欲境天
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
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病以石蜜漿
若冰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
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
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齊法如
膏者為無好心
貪心嘗故也
淨口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五十五
口中三迴轉之是名淨口法

又僧祇律云介時世尊大會說法有
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
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
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汗人故在下
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十六指極短
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
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
言為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
灰虜土埽礪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
上欲行水當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
水若手汗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
不得沒脣使器著額當往脣而飲飲
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洩蕩已從口
處乘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
辱者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幪令人
知不淨若非時漿飲亦如前法
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
得塵洗五指復不得膏至腋當膏手
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齒洗不得指令
血出當以巨摩草末若灰土淨且洗
毛菜
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指者便
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護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五十六 何
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內分
白六亦於讀經

受食等准用行之手淨尚介何況手
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汗身口縱欲博法
心亦不淨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
應灑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
屋四角懸香
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
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
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
病五除痰癢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
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
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
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癢病不消
四不引食五眼不明
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
食故死
又三十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
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
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潔自
用
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
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汗僧伽梨若

足四棄揚技莫當人道五當著年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剽賦叱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良不知狀足欲王四海戎備邊境親戚分難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捍除之然後我等乃當使樂因王病虐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新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自言今此劍輪聞捧稚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捧稚延令長久羅漢慙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捧稚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除結盡無餘露地擊捧稚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度流生死海聞此妙響音盡當來集此依別經偈云

聞鐘臥不起

護塔善神願現在緣果薄來報受蛇身所在聞鐘聲臥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生聲徧十方無量土

含識群生普聞知技除眾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間鐘聞覺寤怕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去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

造欲集大千聖眾目連以通力擊之

聲震遠聞臺高七丈鐘形如吳地者

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

斗斛稱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

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

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

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杯器上有千

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

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

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

皆證果惡趣聞者識宿命祇桓別有

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鼙鼓是乾闥

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

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

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

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

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

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善提得不退

轉

復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

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

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

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

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匝作十方諸

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

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

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

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

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

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鐘是拘樓黎佛

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 何 主千

釋迦佛與龍後將來至佛滅度已鐘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縣鐘聳詣天間皆淚泣龍後將去

又阿難房前有一銅磬可受五分磬子四邊悉黃金鑲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推擊之聲振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婆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入眾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眾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中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至彼僧中不為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意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齊會之起後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起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應起進事也起滅法之深遠稍年少猶見向他貴弱之象或短滿與重考或考或道忌或齊僧眾放蕩情散諠亂眾豈免俗微高僧之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序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 何

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叱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臥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眾生前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眾生前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濼汗起故梁攝論云菩薩若見眾生前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

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受四惡聲流布五死情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為六一不樂聞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為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垢得法眼淨又菩薩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不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 何

取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錄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顛掉故佳便樓曲以其耆耆皆無力故卑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惛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過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

八不了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張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為天雨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許捉王大扇若行患熱聽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縮帛作時有比丘得尾辨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筭子記數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尔彼畏懼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

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詐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

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乘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眾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

衣不應悔設悔莫還眾僧亦莫還

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異生怖凡夫聖者無

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怯眾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

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喜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前威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赦有鼠入屋作糞盛出棄之患蠍蜈蚣蝮蛇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威棄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畫鬼鸛鳥入佛言聽織作籠疏墮若作向櫃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糞棄地佛言不應

余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蟲走出應作筒威若蟲出筒應作蓋塞其

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區符書呪枝節泥利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尔彼教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應尔

尔時世尊在毗舍離國時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輦輦持持刀劍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白衣持刀劍來寄諸比丘藏畏慎不敢交佛言為擅越坐堅固藏舉者聽

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

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衣垢壞五臥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者僧依律云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貪貪二不

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

而施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無垢

其妻九月生女名為月上

又佛說難陀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難陀施女年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

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垢光 頌曰

拾遺簡要 莫捨危嶮 萬行貞固 六塵方捨 烈烈霜心 昭昭玉檢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撰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傳記篇第一百 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曆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疏跡策盈靈丘四嶽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璧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圍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能籌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挹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唐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效葛稚川河

上公柱下史並驅於方內何足道哉

自我含靈福蓋法王斯逝遂使北首

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

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

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

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

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

無墜特侍斯乎但正像輝移群情瑤

薄入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但北稍

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體摩騰

停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

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

法護俄國澄煥摩羅什繼踵來儀咸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

觀之徒並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爰

至 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

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

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贊前後

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闡緇門繁熾

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

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

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三十

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難欲之
逸人權邪之大將吾欣儔黨其謂此
乎今列前後翻譯摠有二千八代所
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
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
八卷今此所列摠述帝王年代大小
乘經部支綱要具錄人法寄存大本
兼述古今道俗共賢博學依傍佛經
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
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闍浮隱
顯年代略等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
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
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爲漢且東夏九
州名西域爲天空者是摠名也或云
身毒如梵稱此方爲暗那或云具丹
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昔嘗
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
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爲
此錄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
方邊俗類此方有羌蠻夷之屬何得
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生彼土士族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若日張 阿 壽

婆羅門者摠稱爲梵梵者清淨也承
齋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爲下劫
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爲
人仍其本名故稱爲梵語言及書既
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
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
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
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
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
舍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歡
服其四姓者一利帝利此是王種二
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
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
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刊定目錄刪注
群經自號彌天措摸李業猶言譯胡
爲秦此亦岷山之一礫未盡美焉但上
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
善談得其正真者也

律等三百三十四部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

十二部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
等一百四十八部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戒
等四百五十一部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
傳等三百六十三部
前秦苻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律等
四十部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
四部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
百二十四部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
傳三十二部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
二百一十部
前齊朝傳譯道俗二十九人所出經
傳四十七部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
傳等九十部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
論傳錄八十七部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
十二部

論傳錄八十七部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

七部 五十一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十一人所

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 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

等四十部 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

等九十餘部 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

等二百餘部 一千五百餘卷

眾經律論傳合八百部 三千三百六十一卷

三百二十六秩 佛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 六百八十五卷一十六秩

十六秩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 四百九十七卷七十四秩

四十九秩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四百三十五卷六十九秩

四十九秩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 一百一十四卷六秩

小乘律三十五部 二百七十四卷五十八部一十三部

大乘論七十四部 五百二卷九千五十一秩

小乘論三十三部 六百七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卷六十八秩

八秩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 一百八十四卷二

一十八秩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濤數字辟品及

引塵珠隨機俛而設謀獸逐性欲而

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

者難譽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

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

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

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與

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表散落雖有

大教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減向千卷

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

法師所造伽藍網維住持一切諸經

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

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授領數

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

具列如左 後見有書

者閣嶺山解 見僧祐錄

眾經目

釋蒙論 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 本集

本起四誦序

右七部七卷三東晉哀帝時沙

門支道撰字道林

毗曇指歸

右一卷至東晉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游天竺記傳

右一卷至東晉平陽沙門釋法

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妙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 法華

右十三部摺有三十五卷至晉

孝武及文帝時廬山沙門釋

慧遠撰

神無形論

右一卷至東晉時揚都瓦官

寺沙門釋僧敷撰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九款 何
維摩詰經子注五卷 窮理論

右二部六卷至晉孝武帝時盧
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

人物始義論

右一卷至晉正帝時沙門釋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
右一卷至晉孝武帝時刻東仰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二卷至晉孝武帝時荆州上

明寺沙門釋曇微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遼菩薩傳 實相論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

國鳩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運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至晉安帝時京地沙門

釋僧肇撰
釋駁論

右一卷至晉安帝時沙門釋道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十款 何
常撰

善天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至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宜明驗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究竟志二卷
誠殺訓一卷

右此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

右此一部南齊沈休文撰
真祥記十卷

右此一部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十一款 何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目錄記
律分五部記 經家漢地四部記

律分八部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時沙門釋道徽撰

起信論疏二卷
右一部梁太清四年具諱法師出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十八卷
右一部梁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僧

目竺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此一錄四卷梁帝勅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十一年出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七十一 行

衆經懺悔滅罪法三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勅

註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七十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律安寺沙

門釋慧明注

義林八十卷

右此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勅

開善寺沙門釋智藏等二十

大德撰

內典傳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

孝敬撰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後

得出家改名慧命

高僧傳十四卷并目錄

右此一部梁朝僧祐嘉祥寺沙

門釋慧皎撰

伐魔記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勅大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七十一 行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手摩

勒國沙門釋達摩流支法師

譯出

大品經子注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簡文帝蕭綱在儲

官日躬覽內經指揮科域令諸

學士編寫連成有同華林編略

宗師塔寺記二十卷

右此一部梁朝尚書兵部郎中兼

史學士日劉瓛奉勅撰

神不滅論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鄭道子撰

婆數解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

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具

論譯出

維陽地伽藍記五卷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七十一 行

郡守楊銜之撰

五明論聲明醫方壽 呪術圖明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

國三藏律師獲那跋陀羅共

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門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王字

文皇泰命沙門釋曇顯等

撰

釋老子化胡傳

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門

釋僧勅撰

散華論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揚州栖玄寺沙

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遺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實人銘

厭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

部法師傳 驗善知識傳

右此十二部十二卷周朝武帝沙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五張 何 寸
門釋止名著

三寶集十一卷

右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

蕭萬依諸經撰

三教論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道安

撰

笑道論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朝武帝勅前司餘

母提伯甄鸞益衡佛道二教

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

任道林論議武帝勅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一部一卷周武帝時相州前沙

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

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

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十六張 何 寸
右三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寂

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

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二十

大德奉 勅撰揚化寺釋僧穆

日嚴寺沙門彦琮區域條分

觀縷續綴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此一部隋大興善寺沙門釋

僧璨撰

論場三十一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善寺

沙門成都釋僧現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

右此一部凡甲六卷隋滄州逸

沙門釋道正撰

達摩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通學論一卷

善財童子諸知識錄一卷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卷 西域記卷

法苑珠林卷一百 第十七張 何 寸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

沙門釋彦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卷 傷學論一卷

歇修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舍衛

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秦才儒

林即侯君素奉文皇帝勅撰

通命論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隋朝晉王府祭酒

徐同卿撰

外內傍通比較數法一卷

右此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

馮信撰

開皇三寶錄十五卷

右此一部十五卷隋朝翻經學

士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式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朝開皇十五年文

帝勅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十八 新 卷十一

釋明則所撰

序內法一卷 內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

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後隋勅慧日

道場沙門釋智果并有司共

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三卷

鏡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十不退論一卷 禮佛儀式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京延

興寺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 皇朝終南山龍

田寺沙門釋法琳撰

析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十九 新 卷十一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紹國

寺沙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一卷

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

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西明

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 註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 政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儀三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釋門立物輕重儀一卷

釋門章服儀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護法儀一卷

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卷

佛化東漸圖贊二卷

釋迦方志二卷

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二十 何

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高僧傳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錄一卷

感通記一卷

祇桓圖二卷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皇朝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禪林鈔記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弘福寺沙門會隱

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

麟德二年奉 勅北門西龍門

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皇朝麟德二年西明

寺沙門玄則注

大唐西域傳十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

門玄奘奉勅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諸經要集二十卷 卷一百一十一 可

大小乘禪門觀十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佛儀式二卷

大乘略止觀一卷

辯偽顯真論一卷

敬福論三卷

四合律討要五卷

四合律尼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一部一百五十四卷 皇朝

西京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

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三帝三藏聖教序一卷

右此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沙

門釋玄範撰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散錄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九卷 皇朝西京弘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河見

福壽沙門釋彦琛撰

注般若心經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武侍經字致之注

注涅槃經四十卷

右此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李

玄震注是共公弟

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蓋圖四十卷

右此三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

三年奉勅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

右此部皇朝永徽年間是詔尚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中山郎餘令字光

休龍朝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皇朝左衛長史

兼弘文館學士陽尚善撰

顯常論二卷

右此兩卷皇朝李玄英撰

辯真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元萬頃撰

歸心錄三十卷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河見

右此三十卷右威衛錄事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

卷 合有四處一十六會 慈恩寺玄奘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就鷲峯山說梵本一

十三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就鷲峯山說梵本二

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單譯

當大品放光讚三本摠八十卷

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就鷲峯山說梵本一

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就鷲峯山說梵本八

千頌

右翻成二十八卷二十九品單譯

當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

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就鷲峯山說梵本四

千頌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 第五十五 何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二十七品重譯

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重譯

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

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卡尼會藏殿上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 第五十六 何
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菩提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鷲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序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振且開濟極焉發悟疏通廓清塵染其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程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

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以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為之滅迷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

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滅法也象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眾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為國為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叙由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得而辨聞晉宋迄今輒略鈐序

晉世祖武皇帝 大和佛事廣樹伽藍

晉惠心帝 雖下造興福寺常供百僧

晉敬帝 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三寺

右四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八人

晉中宗元帝 江左建元帝龍宮二寺度僧

晉肅宗明帝 建興皇道場二寺樂義學百僧

晉顯宗成帝 建中興廣野二寺集義學千僧

晉太宗簡文帝 建德度僧立寺長于起

晉烈宗武帝 建皇泰初立本起寺

晉安帝 於青玉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 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靈根法玉等四寺常供千僧

宋太宗明帝 造丈八金像 碎齋 感佛舍利
宋太祖文帝 造丈八金像 碎齋 感佛舍利
宋太祖文帝 卷符不取 造揮靈寺 常侍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二十三所譯經二百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 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葬
齊世祖武帝 造四女解賢二千三百名僧三教
齊高宗明帝 寫一切經地千佛卷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辟於寺召諸神僧

右齊時合寺二千二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 湖五明論傳四方等造北元身卷五
梁太宗簡文帝 造造教教二寺刊刻白高版
梁中宗元帝 造天居天宮二寺併有千僧白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三百四十八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八人

梁宣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荆州造天皇降
梁明帝 祀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

寺二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八人

陳高祖武帝 魏州造東安殿 皇天百口半窟
陳世祖文帝 寫五十藏於度僧尼二千人法教
陳高宗宣帝 揚州紫中造太皇李七叔木塔

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

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二千人譯經十一部異地圖云梁武都下

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統國及下

民備皆修葺表塔相以星羅揚

華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元太祖道武皇帝 於青地造十五層塔又立
魏高宗文成帝 重復佛教更開釋門凡度
魏顯祖獻文帝 造封陸寺召出釋僧

魏高祖孝文帝 於東造安樂寺召四方僧大
魏世宗宣武帝 於式軌即白瑞摩摩地普通大
魏肅宗孝明帝 於鄴下造火覺寺
魏敬宗孝莊帝 造五精舍一萬石像

魏世宗宣武帝 於式軌即白瑞摩摩地普通大

魏肅宗孝明帝 於鄴下造火覺寺

魏敬宗孝莊帝 造五精舍一萬石像

西魏武帝 造安樂寺造佛二尊
魏大帝 造般若寺用舍食者口誦
右元魏君既一十七帝二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共造常

安鑄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

三萬餘所極度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

為威唯太武時信用司徒崔暉倭說廢正教潛隱七年後知

詐倭戮誅崔氏還復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 登拜交釋於信明綱
齊肅宗孝明帝 為先皇齋經一十二藏合三
齊世祖武成帝 造寶塔塔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

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 為先皇造鐵像高二丈六尺
周太祖文帝 於長安造造佛一十二尊并諸佛

周太祖文帝 於長安造造佛一十二尊并諸佛

周太祖文帝 於長安造造佛一十二尊并諸佛

周孝宣帝注：孝宣帝，名暕，字世孫，河東人。初名暕，後改暕。在位三年，崩。年八十八。葬昭陵。

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

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二十六

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久佛法

不開高祖精武皇帝不信三寶

現報重患

隋高祖文皇帝注：高祖，名堅，字文皇帝。在位三年，崩。年五十九。葬昭陵。

開皇三年月朔廢寺咸乃

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萬人

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卷一

隋煬帝注：煬帝，名暕，字英，小字阿鷄。在位十四年，崩。年三十四。葬昭陵。

一木塔并立明寺一十所官供十年僧

教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二部造像十萬一千區造新像三千八

百五十區度僧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

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

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

斯令世叶一主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

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

約法之教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

地紐還正天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通

肅而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祀靈壇

以求多社神祠之右式構伽藍寔曰

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繡藻相輝

盡觀峻巖斜臨貝闕華臺弄鏡近

對蓮峯寫像書經備修視福又於京

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習仙尼寺

又捨舊居為興聖寺并州造義興寺

並堂宇輪煥象設彫華武德元年於

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津道場設無

遮會說說法若若鷲嶺之初開濟濟

名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偈側士女

軒填翫鹿禪枝如爭襍飲又為太祖

元皇帝元貞皇后造極檀等身像三

區圖九五之神儀模四八之靈相剖

刃之飾既有劣於優填塗金之華實

無漸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

沙門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梵

說再流響於紫微玉域閱典復揚音

於黃屋余後崇信不墜於時

太宗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

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堯墟

構重華之業赤光沐戶紫氣衝天龍

顏風臆之形日月崩地之河目海

口之異曹上鏡下之奇聰聖玄覽知

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

投其體白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

隋氏阪蕩寓內分崩火燎岷峯水飛

滄海皆為逐鹿之意名開僣號之儀

河右以承龍蛇等斃中原之地玉石

俱焚遂使地表天垂諶有來蘇之歎

上京要服人與扞軸之悲我皇居帝

子之親膺天冊之命龍行九伍惣統

六軍莫不瓦解冰銷風從草偃凱歌

獻捷無與論功既而氛祲廓清區宇

平一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煙霞之外

往以萬方昏墊百神愆祀屈穎陽之

高風拯率土之沈溺黔黎蒙再造之

德庶類荷裁成之恩不以黃屋為心

俯以蒼生為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

府釋貧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禘郊之

可記忻宗祐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

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宮聿

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曆

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

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徧燭堯雲揚

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

之月受詔闔京眾僧德行之者並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五 何 不

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
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穀不登憂於
在慮爰發論旨簡精誠宿德侍者
二十七人於天門街祈雨七日靈力冥拔
稼苗重桂家豐萬箱之效因當九年
之資自介已來常豐不絕往以初津
義旗神兵剋於矢石之下恐結冤鬼
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
衣服悉用檀那籍此勝因竭誠懺盪
戰場之亂並置伽藍昭仁等覺十有
餘寺至三年春又奉 詔令僧尼每
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庸
供用為常法又勅波頗三藏兼開三
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興
善翻譯又為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
龍田寺并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
供養又為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
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顯施因
喚大德十人親到言論于時寺主道
意語言及 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
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
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憑景福上資
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五 何

子意曰信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
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之尊
卑通人自鑑豈以一時在上即為勝也
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
歸心投誠自別此來檀捨僉同釋門
凡所葺修俱為佛寺諸法師等知朕
意焉又為 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
慈德寺沙門玄裝披錫五天授揚正
法旋鑲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
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
望無空旬日躬留 神思為製序之控
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眾三萬餘
人至於金銀等身真珠像等動過萬
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方神多
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有道之
風寔方炎昊開田息頌比屋可封山
瀆効靈中外禔福棟梁三寶荷貞四
生宿殖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
天資孝敬之心率由其性昔在儲貳
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文德皇帝太
后造慈恩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
命先人閱其宏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
園法侶摩肩朝首延首其地高墳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五 何

柳百雉紆餘層成結隅九重廷表於
是廣闢寶坊備諸輪煥瞻星測景置
臬銜繩玉帛垂輝金鋪耀彩長廊中
宿及宇于霄浮柱繡栢上圖雲氣飛
軒鏡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
臺鬱其並架磬丹青之鉅璽彈藻纘
之瓌奇寶鐸鏘風金盃承露踈鍾夜
撒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
所栖宅又叙 文帝序經意為述
聖記文多不載暨乎秦膺寶位慶祚
惟新思罔極於 先皇濡惠津於群品鼎
湖之駕邈矣不迫長陵之寃悠然滋永
聿興淨業標樹福田 先帝所幸之宮
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
彫華每至武皇穆后之諱盡京僧尼
七日行道 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
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僧
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慶之際
常令玄奘法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
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 詔為皇
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
雒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
萬貫寺宇堂殿尊像幡華妙極天

仙巧窮神鬼又為謂王公主於西京造資成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勅內宮式模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宣六丈文賦託修揚於赤手寫滿月於雙鉞麗越燕綉綉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采紛綸含七耀之光迭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八正為心親紆聖恩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華緹縵流韻刊于貞石傳之不朽擊揚至理藻鏡玄冲屢詔緹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詮定是非事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明詔班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遂聽圖史備覽帝王道被區粟仁沾動植誓曰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宇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威也總章元年下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三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

唐書部第六

大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勅遣荆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稜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姓長謙厝言佛是昭王申寅歲生穆王壬子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傳云至聖殿三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為錄圓言莊代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退通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曠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全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折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齊朝尚統法師及修曆博士姓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法王本記吳尚書合闕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女細推究竊得依寶佛是姬周第五

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遺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三十九段 何 甚

周第六主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言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徧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且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求穆王年月至今大唐咸亨二年已交之歲正經一千六百載復葬年至今大唐乾封三年更有十九年帖前摠有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復葬從乾封三年至開元十一年癸亥之歲更有五十五年帖前摠計當一千六百九十二年 又案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四十段 何 甚

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于九月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算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為西國曆算非此下同故延今案法苑傳但有異前由是推此非也云聖出般涅槃時生者但法顯雖外游諸國傳未可依年月特垂殊俗實為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可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馮安公為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雒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朝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為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隨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常星為驗而云佛生未悟常星別由他事 又案文殊師利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雲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常星之瑞即其時也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四十二段 何 甚

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節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為盪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為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齊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按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邵所說不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三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京師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

法苑珠林卷第百 卷一百一 何 卷一百一

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
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
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
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
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曠
遠年代遐遙復遭六國從衡秦焚五
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
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已意各謂
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
遐邇揚輝先後
感應錄略引三驗

叙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叙後漢明帝感通初至意

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
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
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
除惱滅障之俟常臨所以捨身偈句
常列於懸崖道法文言摠集在於龍
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
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
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繪常

法苑珠林卷第百 卷一百三 何 卷一百三

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
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龜藏
騰於天亦或呈瑞於王日或七難由
之獲銷或未二因之果遂斯徒眾矣
不迷難聞敢隨傳錄用呈諸後故經
不云平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
開天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賴
斷斯等尚為士俗常傳況慧捷重立
道起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
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
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
事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
微應此等眾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
文故重勸其敬也

烏仗那國舊都遠麗羅川中有大伽
藍側右剎木慈比像高百餘尺金容
晃曜靈鑑湛自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
迦携挈匠人昇觀史多天親觀妙色
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于
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
子秋九月晝見西見帝夢神人身長
丈六面作真金色頂有日月光明飛
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感

法苑珠林卷第百 卷一百四 何 卷一百四

度太子舍人傲禮傳程泰稱日聞外
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遠多捨轉輪王
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將
無感也即勅使西尋過四十餘國屈
舍衛部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
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崑崙
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穆陽
立白馬寺馬貝葉貞文西流為始佛
光背日東照為初於是聲教暫洽馳
驚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泓極
要寔建此晨周書亦云文六身似赤
銅色以為別介誠感末純教來涼及
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
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
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
學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
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
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
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
和宣莫能誦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
廣州刺史車朝表聞宋太祖遣信迎
接既至京都太祖文言欣若傾蓋初
住依桓寺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四十二派 何

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
 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
 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
 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
 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
 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又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
 神喜悅旦起道義備領宋言於是
 就稱元嘉將末讎王屢有怪夢跋陀
 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
 攆逆及孝建之初讎王陰謀逆節跋
 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讎王問其故
 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
 貪道為客不得扈從讎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
 轉迫去岸懸遠判無令濟唯一心稱
 觀世音手捉印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
 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
 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
 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顧覓不見
 舉身毛豎芳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
 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四十三派

而喚視不見人眾屢憂厥夢跋陀燒香
 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
 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
 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修十餘人
 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
 眾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請
 固或尤譏沈晦未寤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舟楫依希異執乖說
 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戲八百非同捨異辯
 深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除羈
 能仁普鑒疑慮研撥契成大道
 敦敦毀誹諤諤崇德唯雅侵襄
 惟願留聽慶有發揮望矜惻惻
 垂誨慈悲採集聖教纂要承暉
 十周方成三業勞疲冀傳未代
 聞略知機八邪息諍四句於非
 祛惑存信熏成智微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月大藏經監奉

劫形造